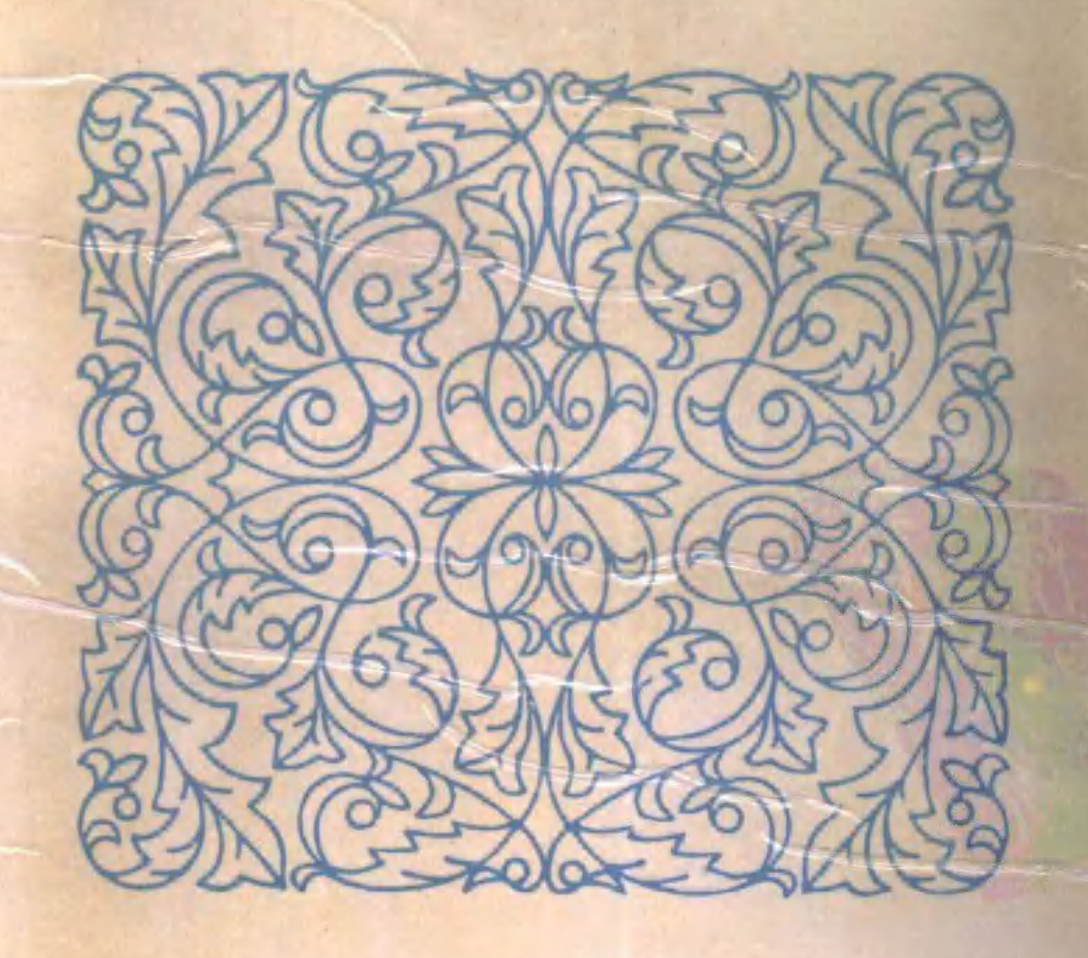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6·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6·

歷史·地理類

邵念魯年譜　姚名達著

厲樊榭年譜　陸謙祉著

全謝山先生年譜　蔣天樞編

牛空山先生年譜　蔣致中編

吳松厓年譜　王文煥著

林文忠公年譜　魏應麒編

孫詒讓年譜　朱芳圃編

皮鹿門年譜　皮名振編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G三二八上

渠

中國史學叢書 皮鹿門年譜 一冊

(9407 5)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皮名振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姜佐禹)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章炳麟曰：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嫥足以摩掇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

又曰：詒讓學術，蓋籠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

梁啓超曰：清學在蛻分期中，猶有一二大師焉，爲正統派死守最後之壁壘；曰俞樾，曰孫詒讓，皆得統於高郵王氏。樾著書惟二三種獨精絕，餘乃類無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徵也；詒讓則有醇無疵，得此後殿，清學有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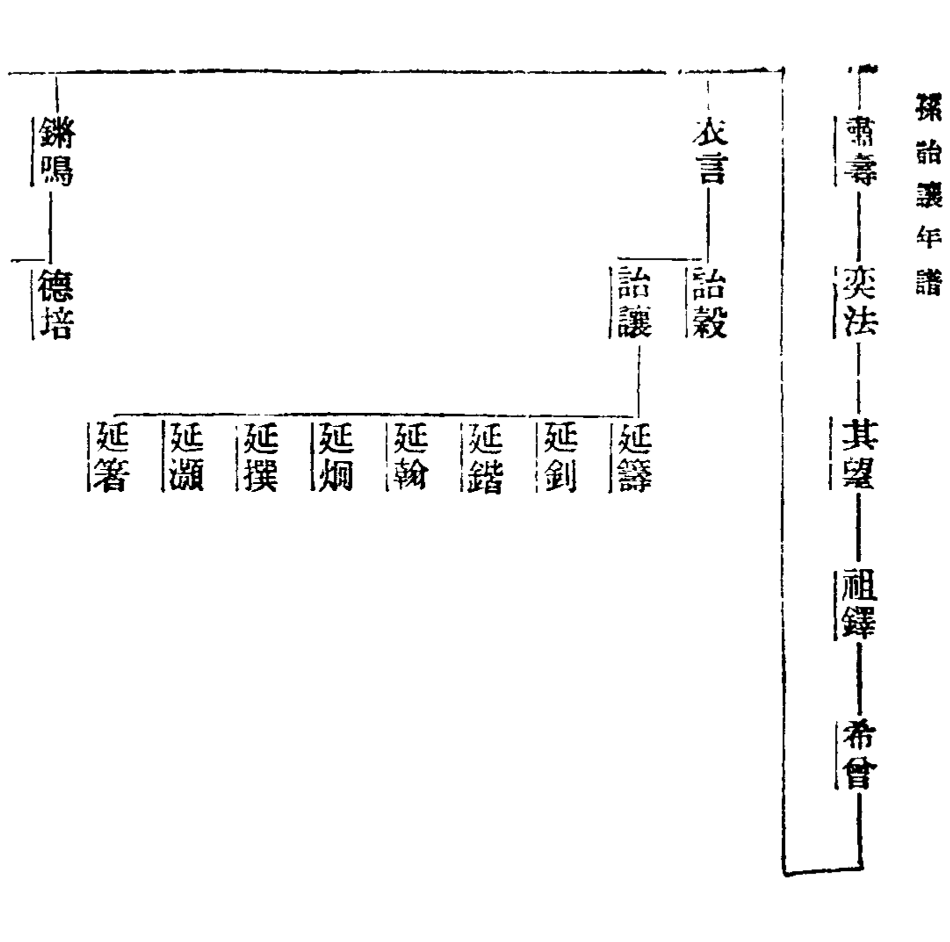
孫詒讓年譜

先生名詒讓，字仲容，號籀高。浙江溫州瑞安人。

瑞安孫氏始祖曰惟睦。當五代時，自閩長溪遷居瑞安之二十五都，曰盤谷。（今名潘埭）五傳至叔傑。爲宋紹興辛未進士，知沅州。嘗以兵破猺人十三柵，奪所侵地。其後當明之初，有諱善者，生士耕。士耕生秉誠。秉誠生伯厚。伯厚生濬，授宣義郎。濬生敍。敍生名世，官鴻臚寺。名世生光萃。光萃生肅壽。肅壽生奕法。奕法生其望。其望生祖鐸。祖鐸生希曾，號魯臣。魯臣生衣言，字劭聞，號琴西。妣丁淑人。生子女各二，先生其仲也。

瑞安孫氏世系表

惟睦……叔傑……善——士耕——秉誠——伯厚——濬——敍——名世——光萃


奕法
其望
祖鐸
希曾
衣言
詒穀
詒讓
延𧬊
延釗
延鍇
延翰
延烱
延撰
延灝
延箸
鏘鳴
德培

德根　德煒　德澍

嘉言
德溥　德楙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　先生生

八月十四日，先生生於瑞安縣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鄉潘埭茂德里之演下村。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　二歲

冬，琴西公至京師。

案前二年丁未朝考，公因仲弟鏘鳴（渠田）分校禮闈，例當迴避，故未與試。是冬至京師，蓋預備明春應試也。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零）　三歲

春，琴西公成進士，入翰林。

案公同年有武陵楊彝珍 性農，德清俞樾 蔭甫，江甯壽昌 湘帆，丹徒丁紹周 濂甫，祥符周星譽 叔昀 皆宿學名儒。

先生仲父渠田公奉命視學廣西。

□月，琴西公返瑞安原籍。

咸豐元平辛亥（一八五一）　四歲

花縣洪秀全起兵於廣西桂平之金田村。

琴西公家居。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五歲

洪秀全攻陷永安，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

春，琴西公初入史館。

二月二十一日，公至京師，賃屋於宣武門香爐營四條衚衕。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 六歲

春二月，天王洪秀全克江甯，定爲王都，改稱天京。

夏，琴西公派充實錄館協修。

琴西公與平湖張金鏞海門，馬平王拯定甫，閩林壽圖穎叔，寓居相近，常相唱和，成晨鐙錄一卷。

渠田公自廣西歸，奉命在籍督辦團堡事。

渠田公校勘孫希旦敬軒禮記集解，

案原書五十卷，公析爲六十一卷，踰歲而清本定。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 七歲

琴西公奉命入值書房。

清軍克復武昌。

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 八歲

夏五月，琴西公蒙召入上書房，授惠親王諸子讀。

六月，琴西公偕俞樾諸同年至龍樹院，作竟日之遊。

秋七月，文宗移蹕圓明園。公仍值書房，值廬在澄懷園，挈妻子居焉，顏其室曰杓指花館。

俞樾奉命視學河南。

寶應劉寶楠（楚楨）卒，年六十五。

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　九歲

先生受四子書。

札迻敍云：詒讓受性迂拙，於世事無所解，顧唯嗜讀古書。咸豐丙辰，丁巳間，年八九歲，侍家大人於京師澄懷園。時甫受四子書，略識文義，庋閣有明人所刻漢魏叢書，愛其多古册，輒竊覬之，雖不能解，然瀏覽篇目，自以爲樂也。……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　十歲

琴西公預修宣宗實錄。

冬，琴西公升授侍講。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 十一歲

俞樾免河南學政任。

夏，英法聯軍北上，天津戒嚴，舉朝爭和戰未決，琴西公兩進封事。

六月，琴西公出任江南安慶府知府。

公因兩進封事忤旨，故調外任。將赴皖，使丁淑人攜兒女先歸。

英法聯軍陷天津。

琴西公著遜學齋詩鈔十卷。

公攜家出都，因兵阻迂道吳中，與俞樾相見，出所著遜學齋詩鈔，屬其付梓。

秋，琴西公辭江南安慶府知府，返瑞安原籍。

金錢會匪周榮，趙起起事於青田平陽諸縣，旬月之間，蔓延溫州全境。

清廷與英法兩國締結天津條約。

太平軍陷處州，窺溫州，以有備，捨去。

南海康有爲長素生。

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　十二歲

琴西公授先生詩法。

先生跋周星詒窳櫎詩質云：詒讓少年，先君嘗授詩法，稍長治經史小學，此事遂廢。

夏，琴西公遜學齋詩鈔十卷刊成。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零）　十三歲

琴西公端居里第，與邑中詩人胡□□棣甫昆季唱和甚密。

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文宗出奔熱河。

清廷與英法兩國締結北京條約。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　十四歲

春，琴西公在溫州泰順林用霖亨甫以羅昭諫江東外紀殘本呈示。

秋八月，金錢會匪焚琴西公住宅，公與兄弟奉父母，攜妻子，避難永嘉孫坑。

先生敍朱中我咸豐以來將帥別傳云：中父……奉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鄉里墟燼，詒讓展轉兵亂間，僅以獲全。

□月，林用霖刻羅昭諫江東外紀殘本畢，寄呈琴西公一册。

太平軍再陷杭州，仁和邵懿行（位西）遇難。年五十二。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　十五歲

春正月，金錢會匪平。

二月，琴西公奉父母，攜婦子歸瑞安。自是僦居城內之邵嶼。

先生長兄詒穀（穫民）戰死。

太平軍由處州入青田，窺瑞安。時福建記名道張啓煊（煥堂）以閩師千人至郡，任先生長兄詒穀爲前鋒，守白沙嶺，遇寇於桃溪，戰死。年二十五。

總理衙門創設同文館。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　十六歲——

先生補學官弟子。

先生始治經史小學。

札迻敍云：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公所集刊經解，始知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

先生撰廣韻姓氏刊誤一卷。

案是書爲先生少年著作，至今尚未刊行。原稿未見，其成書時代無考，姑繫於是年。

獨山莫友芝子偲撰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刊行。

案此卷自經莫氏表彰，烜赫海內，後爲浭陽端方午橋所得。近年端氏所藏，其家人斥賣殆盡，此卷歸於白堅，聞白氏以三千金轉售於日人矣。

湘鄉曾國藩開府皖中，使人召琴西公，公攜妻子赴官。

琴西公奉命署廬鳳潁兵備道。

同治三甲子（一八六四）　十七歲

春，琴西公治軍臨淮，暫駐壽州，先生隨侍。介友人易得元管軍上百戶銅印。

夏六月，先生祖母丁淑人卒，年七十四。

秋，先生得東漢衞鼎及晉泰康磚。

天王洪秀全自殺，清軍克江寧。

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安慶移節江寧。

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 十八歲

春二月，琴西公告假回籍居喪。

夏五月，先生祖父雅臣公卒，年七十九。

秋，先生從弟詒燕翼齋中鄉試。

冬，琴西公主講杭州紫陽書院。先生隨侍。

俞樾春在堂隨筆云：余與孫琴西衣言，三爲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拔貢，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舉於鄉；三十年庚戌科，同成進士。相得甚歡，而論詩不合，故余嘗贈以詩曰：廿載名

塲同得失，兩家詩派異源流。然君刻逕學齋詩十卷，止余一序；余於咸豐九年刻日損益齋詩十卷，亦止君一序也。同治四年，兩人分主蘇杭紫陽書院，又贈以詩曰：廿年得失共名塲，今日東南兩紫陽。一時以爲佳話。

琴西公蒐採鄉邦文獻。

案公以振興永嘉學派自任，故於鄉先哲之遺著，蒐集傳播，不遺餘力。計其步驟，約分五項：一，訪購。永嘉先哲遺著，自元明以來，十遺八九，公購得明寶綸閣原刻本張孚敬勅諭錄，寫本蒙川遺稿，影宋鈔殘本永嘉四靈詩等，皆海內孤本。二，借鈔。如從錢唐丁丙松生假鈔文瀾閣殘本止齋集、浪語集、雲松巢集，從儀徵劉壽曾恭甫假鈔明寫本影鈔張孚敬欽明大獄錄，從邑中項氏假鈔史伯璿四書管窺等是。三，輯佚。公序夏槐廣濟耆舊集云：予生平喜言鄉邑軼事，每讀史策及諸家文字，凡有涉於我鄉先生，雖單詞瑣事，必錄而存之。四，校勘。如水心文集、許及之集、浣川集等，皆公所手校。至於經先生校勘者，尤指不勝屈。五，刊刻。公刻行永嘉叢書，共十二種，二百餘卷。鄉哲遺著，其重要者，大率收入。

先生始治金石文字之學。

先生跋薛尚功鐘鼎款識云：余少嗜古文大篆，年十七八，得杭州本讀之，卽愛翫不釋。嘗取考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俅集古錄校諸款識。最後得景鈔手蹟本，以相參校。則手蹟本多與考古諸圖合。杭本謬誤甚多，釋文亦有舛互。……

案先生治金石文字之學，凡四十年，卽發軔於是時。此後數年中，研習是書，遇有心得，卽注於眉端，後收入古籀拾遺中。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 十九歲

兩江總督曾國藩創設金陵書局，招集歸安周學濬縵雲，獨山莫友芝子偲，南匯張文虎嘯山，江都劉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夫，德清戴望子高，寶應劉恭冕叔俛等校勘經籍。

案曾氏所招集者皆一時方聞之士。從此數年中，先生侍親江東，得習與之揚榷討論，以成其所學。

冬十月，香山孫文逸仙生。

上虞羅振玉叔言生。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　二十歲

琴西公校補水心文集。

公從錢唐丁丙借黎本水心文集，校乾隆刻本，補正百餘字。

秋，先生舉浙江補甲子科鄉試。座主爲南皮張之洞孝達。

冬，先生校勘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錄。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云：王書久無著錄，編素黯黯，幾於淪失。同治丁卯冬，家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寫本。乃其族纂修譜牒時迻謄，幅帙猶宋本之舊，乃與中父各鈔一册弆之。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覙句擲，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踳誤，疑不能明者，則闕之。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　二十一歲

春二月，先生應禮部試，報罷。

三月，渠田公刊孫希旦禮記集解六十一卷，尙書顧命解一卷成。

琴西公校勘許及之集。

公從大興翁同龢叔平借抄寫本許及之集，復爲校勘所疑者。

夏，先生返瑞安原籍。

□月，先生遊永嘉仙巖。手拓沈樞持要題記並詩，彭城執中題名及陀羅尼經幢以歸。

兩江總督曾國藩升授武英殿大學士。

秋，琴西公授江甯布政使，居瞻園，先生隨侍。

公承兩江總督馬新貽薦，起以道員需次金陵，曾國藩奏補江甯布政使。

琴西公命先生收藏書籍。自此以後，爲先生學問邁進時代。

公玉海樓藏書記云：同治戊辰，復爲監司金陵。東南寇亂之餘，故家遺書，往往散出，而海東舶來，且有中土所未見者。次兒詒讓亦頗知好書，乃令恣意購求。十餘年間，致書約八九萬卷。

札迻敍云：隨家大人官江東。適當東南巨寇蕩平，故家祕藏多散出，間收得之，亦累數萬卷。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鉤棘難通者，疑啎累積，鬱轖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端倪，偶涉他編，乃獲

確證。曠然昭豁，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若陸窮山，榛莽霾塞，忽覩徹徑，遂達康莊。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

案先生收藏既富，聞見益廣，研覈特為精審。其自道治學情形，銖積寸累，先難後獲，皆甘苦有得之言，可為治學圭臬。

俞樾主講西湖詁經精舍。

先生長子延㬙生。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　二十二歲

先生撰唐靜海軍考。

案南通張謇季直撰先生墓表，列其遺著，有溫州建置沿革表一卷，原稿未見，此篇或即其一部分。

先生撰永嘉郡記集本一卷。

案劉宋鄭緝之永和郡記，宋以後久佚，先生從世說注諸書輯其逸文，凡五十餘條，著為一卷。所采

之書，以宋元以前爲斷，至明以後書，惟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錄帆遊山一條。

夏，先生撰溫州經籍志始稿。

先生有徵訪溫州遺書約，廣託同志代爲搜訪。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零）　二十三歲

春，劉寶楠論語正義付梓。

劉恭冕纂定其父楚楨公論語正義付梓。疑漢石經「蓋肆乎其肆也」爲逸文。先生云：當卽顏淵篇哀公問於有若章之異文。蓋「蓋肆乎」卽「盍徹乎」之異文；「其肆也」卽「如之何其徹也」末三字之異文。劉氏深以爲然，因其書已刊成，未及追改。

夏，琴西公校勘浣川集，劉給諫集。

公從吳興陸心源（存齋）假得鈔本戴文子浣川集，請友人爲副墨，並以文瀾閣殘本校勘一過。又從豐順丁氏假得劉給諫集鈔本，以校所藏新舊兩鈔本，大約以舊鈔本爲主，而文義可通者，則兩從之。

先生假得盧校越絕書手錄藏之。

盧文弨紹弓校越絕書，以明吳琯古今逸史本，校張佳胤刻本，又取史記，續漢志注及唐宋類書徵引之文，勘今本之違誤，其舉正多精審。先生從戴望假錄之，並考定內經八篇目錄。

先生乘舟至京口訪古。

古籀餘論後敍云：余壯年氣盛，嘗乘扁舟，溯江至京口，登金山，訪逸啓諆大鼎，不得，乃至焦山海雲堂，觀無叀鼎，手拓數十紙以歸。

案先生至京口訪古，無時代可考，姑繫於是年。

秋七月，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年五十。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　二十四歲

春，先生北上，應禮部試。

夏四月，先生假觀翰林院所儲四庫全書底本數種，皆關於鄉邦文獻之著作。

五月朔，太史張之洞孝達，侍郎潘祖蔭伯寅，集諸名士於龍樹院，爲蒹葭簃雅集圖，人各有詩，南海

桂文燦皓庭及先生皆與焉。

□月，先生應試報罷，返江甯。

先生撰艮齋浪語集札記□卷。

艮齋浪語集跋云：案艮齋浪語集三十五卷，末一卷爲祭文，挽詩，誌狀之屬。寶慶間，艮齋從孫師旦所編。明以來，梓本久佚，藏書家展轉傳抄，挩誤最甚。同治辛未，家大人命詒讓參合各本，精校付刊。復錄其異同，爲札記□卷，然其譌缺，尚未能盡補正也。

先生撰溫州經籍志成。

溫州經籍志敍例：

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士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北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見劉知幾史通書志。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目，此其薶滴。元明舊記，多沿玆作，厥後撰著漸繁，紀載難悉，遂猌專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爲宏焉。地志書目，別爲專書，不知始於何時。黃虞稷千頃堂目書十有鄖承爜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曹學佺蜀中著作記十卷。周天錫愼江文徵三十八載明永嘉姜準亦有東嘉書目考。諸書約不傳，無由知其體例。洪亮吉更生齋甲集三有邢澍全秦藝文錄，敍偁其書仿歷史藝文志，而參以釋義考之

例，今亦未見其書。溫州自唐以來，魁儒瑋學，纂述斐然，而圖經所載，僅具書名，不詳崖略，疏漏踳謬，研討靡資。惟嘉慶平陽縣志，道光樂清縣志經籍一門，略存敍跋。湯成烈咸豐永嘉縣志稿，體裁淵雅。其藝文錄全用朱氏經義考之例。然所紀者止於一縣。且永嘉諸儒遺書，湯多未見，故亦未能詳備。今特爲補輯□成斯編。輒存辜較，兼拾闕遺。匪敢謂梓桑文籍，盡備於斯，然唐宋而後，嘉道以前，凡人尚存者，著述不收，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耳目所及者，亦略具矣。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汲宋之崇文，逮熙朝之四庫，目睹所及，殆數十家。大都繁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胥迻敍跋；目錄之外，采證羣書。通考經籍一門，實剏玆例；朱氏經義考，祖述馬書，益恢郛郭。觀其擇撢羣藝，研覈臧否，信校讎之總匯，考鏡之淵棷也。此書之作，意存晐葥。故輒逡軌鄱陽，近宗秀水，庶廣甄錄，用備考稽。

劉略班藝，類分以六。厥後荀勖剏四部之名，王儉樹七志之目。分別部居，雜而不越。勝朝地志，所紀藝文，多以人次，此例亦不知昉於何書。宋高似孫剡錄載戴阮王謝四家著述，各以族姓相次，又與此不同。義類紛舛，實菲史裁。蓋經藝異軌，史子殊原，不有區分，曷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於子目分合，古錄多殊。惟乾隆四庫總目，辨析最精，配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爲圭臬焉。總目所分子目，其書或溫州著述所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例，標曰某類無。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弆藏未絕，購覯則難也。四者畛分，實便檢斠。然存闕並憑目諭，不慮譌踳；惟未見與佚，雖著有無，足爲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逮於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並不注佚。今去朱氏幾二百年，上溯勝朝，尤爲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昔難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祕之書，湮沒已久，傳播殆絕，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藏目，斷自昭代，明人所紀，並入佚科。凡明時有刊本者，雖國朝諸目未經著錄，亦著未見。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載明人書至博，然多存虛目，不必眞有藏本。故雖時代匪遙，其不詳卷帙者，並注曰佚。更有書匪目覩而傳帙確存者，如四庫全書，庋儲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藏。釋書據雍正中藏經館所刊龍藏彙記。道藏據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不必經覽，卽定爲存；分別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失，有異覽藏；書不盡存，目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附注亡書，悉據梁有。梁有者，阮孝緒七錄所有也。朱氏經義考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是求是，此爲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祕笈，及無傳本者，苟著在前錄，悉注行閒。書目所無，別據他書錄入者，亦據所出之書。其據萬歷溫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及近時府縣志錄者，見明志則不注近志，見通志則不注府縣志，以省繁冗。書名卷帙，校覈異同，並放此。用揭采摭之本原，且證隱佚之時代。其見存舊帙，紀述稠疊，博引繁稱，有

類旒綴。然如經籍藝文，史家專志，鼂陳鄭馬，儲藏古目，以及乾隆四庫，提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粹五史之闕文。（千頃堂書目原本實明史藝文志稿，見朱彝尊明詩綜八十九及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七。其所載書，較官撰明史，更爲精博。至每類後所附宋遼金元人書，則又以補四史之闕略。故雖出近代，實目錄家要帙也。）並鈐鍵藝林，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廣狹，是實足徵，不宜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並爲詳注也。（宋志所無者，取倪燦補志，元史無藝文志，亦取錢大昕補志。趙希弁讀書附志本附鼂志之後，今亦與鼂志一律入錄。）

古書流傳寖遠，遞更鈔梓，名淆於斐刻，卷異於重編，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於見存之書，標題卷數，悉遵舊本。其有新刊重定，篇第差互，則附注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粲然。至於亡編逸籍，敘錄多歧，媘易分幷，尤難鉤核。今則據舊目以溯厥初，證羣籍以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徵全；附斠駮文，用質考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蓋亦宜然。世俗崇飾人文，恆多假借。總其凡最，厥有二端。一曰僑寄，一曰依託。蓋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不有界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龐雜，不足取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如經部錄葉味道儀禮解，而子部不錄葉采近思錄之類。）以父尚溫產，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如集部錄徐璣二薇亭詩，而經部不錄徐定春秋解之類。）以子已土著，父猶

寓公也。至於僞作新編，嫁名前哲；研究旣難，采錄宜審。今凡遇鈔逐舊籍，確有主名，如鄭景望蒙齋筆談，卽鈔葉夢得巖下放言僞作之類。並搜厥根荄，概從芟棄。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如周禮詳說題王十朋之類。則姑爲綴錄，以竢參定。凡此諸類，舊存今削者，更加疏證，別爲辨誤。庶知刊剟有由，異於逞肊棄取。其郡縣志未載而他書誤題溫州人者，亦附辨之，恐後人不考，誤據以補入也。

敍跋之文，雅俗雜糅。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抵原流綜悉，有資考校，義旨閎眇，足共誦覽。凡此二者，並爲擿采。或有瞀士剿剽，雅馴旣少；書林衒鬻，題綴猥多，則廑存凡目，用歸簡要。張氏藏書志於習見之書，序跋皆僅存目，今略倣其例。若編帙旣亡，孤文廑在，則縱有疵纇，不廢逐謄。復以馬朱兩考，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媘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讐勘，輒滋歧牾。今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並逐寫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繫銜，亦仍其舊。凡敍跋文字從他書采入者，並依朱考，於文首楬著某某敍跋。其據本書甄錄者，旣備載全文，則姓名已具，故不復冠以某某敍跋之類，亦張氏藏書志例也。其有名作孤行，散徵他籍者，則備楬根柢，並著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於辨證之語，剌劉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其目，尤爲疏略，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肊造。謝啓昆小學考已有此例，特此書名之下，兼及卷數，與彼小異耳。有刪無改，亦殊專輒。

祿利興而經義濫，風俗敝而小說滋。剬緝藝文，別裁宜審。而千項書目，附制舉於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於別史。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廣，甄擇特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從刪汰。若高明琵琶記，項喬義則，劉康祉四書，孤嶼草之類，今並不收。庶使野言俛說，不淆文史。至於譜諜一類，古志例收；然隋唐以前，崇尚氏族，斜上旁行，悉登官簿。自譜學陷廢，私書繁雜，前刱後修，此分彼合，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四庫總目，不立此目。分韻編姓，帙附類書。舊志於家諜間登一二，今並削之。

詔定官書，雖成衆手。史志所著撰人，或惟主監修，或廑題經進。理無專屬，達例未聞。況復斷地為書，方隅攸限。凡在玆科，宜從蓋闕。至於游宦名賢，實多載述。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閎規；子溫橘錄，萃永嘉之珍產。考徵所藉，捊緝須詳；然主客之間，當有畛域。而溫州舊志，並與本郡著述相廁，尤為無例。今別錄為外編一卷，以為蒐討舊聞之助。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焯然。朱考凡所標楬，以氏繫名。例雖刱立，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詁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並沿朱例。至朱考晉稡羣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識別，俾得覽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並據科第生卒之年，略為排比。千頃堂書目別集一

類，悉以科第先後，分別著錄。然鄉解與會試，錯出無緒，遂多緟複。今悉依舉人題名爲次，猶可較若畫一。至雍正通志及萬歷乾隆二府志選舉一門，科榜先後，每多乖異，則竝依萬歷府志爲正。諸貢及無科第者，竝約其時代，附於其後。其有義士逸民身遭易姓，苟節崇肥遯，則仍係故朝，若宋林景熙，元朱希晦之類。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至於姓氏久湮，事實不著者，則附一代之末，用竢考定，再爲敍次。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錄，故敍跋繫屬陳之後；錫鬯傳綜佚聞，則傳狀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條，未爲允協。今之寫定，輒爲更張。大抵每書之下，敍跋爲首，目錄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略綴一二，苟地志已具，則無貴繁徵。凡通志府縣志有傳者，並不復目其事蹟。至於申證精奧，規檢譌誤，一得之愚，不敢自祕，殿於末簡，以質大雅。己巳之夏，屬稿伊始，寒暑再更，條緒粗立。凡爲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焉。著於錄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知徒殫勾集之勤，未窺述作之指。紕繆奪漏，懼弗克免，用竢方聞，理而董之。

案先生此志義例精審，條理完密，足供治目錄學及整理鄉邦文獻者之參考。後此數十年中，先生搜討先哲遺著，續有所獲，未及編入；今宜出其遺藏，編爲續志，以竟先生未完之緒，斯亦後學者所有事也。又先生四部別錄，當撰於是年前後。

獨山莫友芝子偲卒。

案莫氏於先生爲父執，往來游讌，蹤跡頗密。氏嘗箋校唐寫本說文木部，刊以行世。當時學者，驚爲祕笈。先生悉心讎訂，定爲僞作。茲錄其說如左，藉徵先生之學識，並以解世之據此以校許書者之惑。

先生跋宋戴侗六書故六書通釋溫州經籍志七。云：案此書案指六書故六書通釋。所引唐本說文，今之治小學者悉知之。此外尚有蜀本，監本，及李陽冰廣說文。鼂說之參訂許氏文字諸說，並足資斠勘。近獨山莫氏友芝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以此書木部所引唐本二條覈之，並不合。此書木部柿字注，唐本唐記反，莫本止有竹革一紐。械字注，唐本說文或說內盛爲器，外盛爲械。莫本作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友人歙汪茂才宗沂語余曰：此乃其鄉一通小學者所僞作。其人彼尚識之，莫號能鑒別古書，乃爲所欺，可歎也。近人得莫本，多信爲眞，慮世之爲讎校之學者，將據以羼改許書，故附識之。莫本每葉十八行，每行上下勻寫二行，行款與二徐大異。唐本字書今不可見，然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並不勻排字數，足證唐宋字書行款不甚相遠。又莫本卷尾附朱友仁鑒定跋，稱篆法說文六張。案唐本在宋時，猶今之明寫本，固非絕無僅有之物。況許書唐本全佚，彼時尚有流傳，何得殘賸六紙，遂登祕府，又命詞臣鑒定。其爲僞蹟顯然，莫氏自不寤耳。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 二十五歲

先生撰周禮正義始稿。

周禮正義敍云：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撢累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

劉恭甫墓表云：同治中，詒讓侍親江甯，始得識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士，總萃於是。寶應劉君叔俛方繼成其父楚楨先生論語正義，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爲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爲尤精。詒讓侗瞀不學，幸獲從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企景，儗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閒有疑滯，輒相與商榷，必得當乃已。

先生校勘蒙川遺稿。

蒙川遺稿跋云：同治戊辰，詒讓應禮部試，報罷南歸，道出甬東，購得寫本……乃得壹刊今本之

謬。家大人遂命校刊以廣其傳。大致悉依舊寫本，其有奪誤顯然者，乃依閣本活字本，略爲補正；稍涉疑似者，則區蓋以俟續勘。

冬十月，先生撰商周金識拾遺三卷成。

古籀拾遺敘云：端居諷字，頗涉薛阮吳三家之書，讀之展卷思誤，每滋疑滯。間用字書及他刻，互相斠覈，略有所窺，輒依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例，爲發疑正讀，成書三卷。

劉恭冕商周金識拾遺跋云：商周金識拾遺者，瑞安孫君仲容之所作也。君於學無所不窺，尤多識古文奇字。故其所著，能析其形聲，明其通假。近世鴻通之儒爲此學者，自儀徵阮氏，武進莊氏外，未有堪及君者，可不謂盛與！恭冕嘗受而讀之：如釋叔殷父敢[illegible]即朝夕，虘彝[illegible]即甲冑，周穴敢[illegible]即昧爽（經傳作爽，即爽者），周然睽敢吳師即虞師，周大鼎[illegible]馬即走馬，周韓侯伯晨鼎[illegible]著[illegible]於弓矢之旁，即彤弓彤矢，以別於下旅弓旅矢。又如商鐘之[illegible]釋爲賑，與一切經音義所載古文質字合，宗周鐘之[illegible]，並釋爲子，與說文所載孳字籀文[illegible]字合，遺小子敢之[illegible]，釋爲魯，即說文魯字，皆至精確，足證舊時釋者之誤。楚良臣鐘：於[illegible]敬哉。[illegible]即說文苟字。苟者，自急敕也。苟

敬與儀禮燕禮賓爲荀敬文同。楚公鐘楚公屰。屰即逆字。楚世家有熊咢，咢逆一聲，義亦相貫。熊咢在熊渠去王號之後，熊通再僭稱王之前，故稱楚公。吳彝詞旃，旃即大白之旗。陳逆簠：余陳狟子之𠫤孫，𠫤即裔字，裔孫者，嫡孫也，逆與陳桓，蓋從父兄弟。此皆契符經傳，可資爲義據者也。恭冕嘗慨古人文字，屢變失眞，致聲義俱失，或更舛互，使後人不能屬讀。如今所傳管子，墨子，列子，穆天子傳諸異文，二千年來，竟無人能認識之者，是皆由古文廢絕，儒者於此，不能不重惜之。恭冕嘗欲本莊氏之意，將玉篇集韻等所載古文及今所傳摹彝器，秦漢刻石，凡古籀諸體爲許書所未收者，仍依許書部次，略存其聲義，斯誠博古者之至樂。而揆較此事，誠非易易，非如君之學之識，豈克勝此任者，君其有意焉否？

案此書初成，名商周金識拾遺，嗣後重定，改名古籀拾遺。計凡三卷：上卷訂正宋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十四條，中卷訂正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三十條，下卷訂正吳榮光筠淸館金石錄二十二條。

同月，先生撰毛公鼎釋文。

毛公鼎釋文跋云：「德清戴君子高偶得桐城吳氏摹本，使余讀之。因𢇛集說文古籀及薛，阮，吳諸家所錄金文，考定其文字，而闕其不可知者。」

同月，琴西公論授安徽按察使。

同月，琴西公以開禧德安守城錄付梓。

十二月，琴西公以艮齋浪語集付梓。

先生代琴西公撰艮齋浪語集敍云：「是集宋寶慶間，先生從孫師旦始編定，刊行於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藏明鈔殘本，及朱宗丞學勤所藏舊鈔本也。」

大學士曾國藩卒。年六十二。

吳縣潘祖蔭著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册刊行。

歸安吳雲平齋著兩罍軒彝器圖識十二卷刊行。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　二十六歲

春，先生得劉寶楠所錄大戴禮記舊斠，手錄藏之。

大戴禮記斠補敍云：憶同治癸酉，侍先太僕君在江甯。時余方艸擬周禮疏，而鷟楨丈子叔俛孝廉恭冕適在書局，刊補論語正義，亦甫成。時相過從，商権經義。偶出大戴斠本示余，余手錄歸之。叔俛喜曰：此本世無副，迻惟嘗寫寄績溪胡子繼教授培系；今子又錄之，大江以南，遂有三本，可不至湮墜矣。

案劉寶楠所錄乾嘉經儒大戴舊斠，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記，又有趙雩門所斠殘宋槧異文，與孔書小殊。先生均錄於册端，後撰大戴禮記斠補，幷刪定錄入書中。

劉左史集四卷刊成。

劉給諫集五卷刊成。

蒙川遺稿四卷刊成。

德清戴望子高卒年三十一。

古籒餘論後敍云：憶同治間，余侍親江東，……時德清戴子高茂才亦客秣陵，與余有同耆，朝夕過從。余輒出所得漢陽葉氏舊藏金文柘本二百種同讀之。君亦出舊藏李貞鼎相與摩挲椎拓，

覺日不倦。時余書方挩稿，而戴君得羸病甚劇，然猶力疾手錄余說於積古齋款識册端。又嘗屬余爲毛公鼎釋文。其沒前數日，猶逐寫不遺一字。蓋余治此學，惟君知之最早，亦愛之獨深。子雲奇字，見之伯松；歐公集古，每資貢父，不是過也。

新始建國銅鏡拓本跋云：憶同治季年，余與莫戴兩君同客江甯。莫先生於讓爲父執，嘗得侍燕譚；而子高與余同爲金石籀篆之學，蹤跡尤密。

案先生與戴氏交誼，於此一敍一跋中可以見其密切。

夏四月，琴西公到安徽按察使任，先生隨侍。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　二十七歲

春正月，先生撰周季子白盤跋。

三月，泰順林鶚太冲卒，年八十三。

案林氏爲泰順耆宿，與琴西公同爲鄉邦文獻之學，交誼甚篤。其子用霖與先生往來亦密切。嘗刊行江東外紀拾殘一卷。序稱咸豐丁巳，於遂昌逆旅見北宋本羅隱江東外紀。首有崇甯癸未

婺人張某刊書序。謂原書凡六卷。林所見者，殘缺僅餘半冊，又蠹蝕過半，乃錄其完者六則刊之。其書世不經見，初出時，人或詫爲祕笈，先生撰羅昭諫江東外紀辨，立八證以考定其爲溫處閩人所僞作，並疑卽林氏少年戲作。曾舉以質之林氏，林氏不能答也。

先生校讀論語正義，得臆義數事，移書劉恭冕，專錄奉質。

夏六月，琴西公加安徽布政使銜。

冬十月，琴西公署安徽布政使。

十二月，先生撰吳禪國山碑跋。

案先生考釋碑碣，尙有書徐鼎臣臨秦碣石頌後，漢司隸校尉楊淮表紀跋，漢仙人唐公房碑跋，漢衛尉卿衡方碑跋，漢三公山神碑跋，漢武班碑跋，漢郃陽令曹全碑跋，晉太公呂望表跋，北齊西門豹祠堂碑跋，周保定四年聖母寺四面造象跋，唐房玄齡碑跋，唐明徵君碑跋，唐揭先塋記跋，宋刻曹娥碑跋諸篇，均載籀述林卷八。撰著年月無考，姑錄於此。又張謇撰先生墓表，載其遺著，有百晉精廬碑錄一卷。其書蓋未成，上述各篇當卽其中之一部分。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　二十八歲

先生授刑部主事。

先生移書太平教授胡培系子繼，存問起居。

案當時爲大戴義疏，計有二家：一爲胡氏，時方綴輯長編；稍後有鄞縣董沛覺軒前，亦有纂大戴禮疏之議。書均未成，人亦相繼殂謝。

秋八月，先生撰六秝甄徵成。

六秝甄徵敍云：黃帝顓頊夏殷周六家秝術，……唐宋而後議曆之士，雖有援據，蓋由展轉徵引，非見本書。然其遺文，乃時時見於他籍。如李淳風注五經算術，詳推周曆至朔；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備列六家歲元。斯皆確然可徵，賢如求野。他如諸史曆志及天官占驗之書所載，亦頗具較略。爰博爲鈎核，甄其佚文，別錄四分，用相補苴，爲曆經一卷。熹平論元，大明改法，羣議取證，多及六家。開元大衍，考述尤賾，或仰測天行，遠符古象；或別衍新術，獲諭舊編。今並疏通證明，課其離合，益以他書，爲曆議一卷。昔史遷年表，斷自共和；三五步驟，元紀茫昧。若僅憑積年，則上推易舛；輒

放周曆譜諜，漢曆世經，自黃帝初元，逮於秦亡，列其年歲同異，爲曆譜一卷。斗憲淪失，散見舊典，如淮南書之顓頊術，易緯之殷術，周髀之周術，並法數詳確，足爲左證，亦刪綴其文，略爲校覈，爲曆徵一卷。漢唐治曆之家，率有立成，法實相乘，數究於九。御率治分，實便布策；復放嘉定錢氏三統術鈐，別演四分術鈐一卷。總題曰六秝甄微。近代通人，如宣城梅氏，元和李氏，陽湖董氏，皆治古曆，並以六術久亡，未能補述；惟金山顧氏六秝通考，甄綜略具，而未能詳備。今之所集，雖復疏略，而梗概觕具，推課無難。用以存敬授之初軌，其於太初乾象，蓋亦大輅之椎輪，增冰之積水也。

同月，琴西公升授湖北布政使。

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　二十九歲

春二月，琴西公到京陛見，先生侍行，於河南項城道次得周要君盂。

琴西公校刻橫塘集。

先生刻橫塘集跋云：橫塘集三十卷，宋時刻於台州郡齋。明中葉後，散佚不傳。乾隆間，始從永樂大典輯出，重定爲二十卷。……珍庋祕閣，未有刊帙。藏書家展轉傳錄，譌互頗多。家大人曩從吳

興陸氏寫得一本，復從祥符周氏得別本以相讐校，甄著同異，定爲此本。光緒丙子，奉命開藩東鄂，會永康胡月樵丈領書局，遂屬擇匠刊板，以廣其傳。大典本所佚而見於他書者尙多，擬捋輯之，別爲補遺，竢他日並刊之。

琴西公校刻竹軒雜著。

先生校刻竹軒雜著跋云：右竹軒雜著六卷，……乾隆間，與許公橫塘集……同於永樂大典錄出。……家大人旣以橫塘集付刊，以此書流傳尤少，亦幷校刊之。

先生校刊同邑方成珪雪齋集韻考正。

案方成珪，嘉慶戊辰舉人，官海甯州學正。生平著述甚富，集韻考正，尤爲其一生精力所萃。

先生購得葉氏金文拓本二百種。

商周金文拓本題詞云：光緒初元，余得漢陽葉氏金文拓本二百種，有龔定庵禮部考釋題字，信足寶也。

案漢陽葉志詵東卿。癖嗜金石，蒐藏甚富。子名澧潤臣，道光甲午舉人，內閣中書。至是其家中落，

舉其所藏金文拓本悉以售諸孫氏。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三十歲

春正月，先生代琴西公撰倪模迂存古今錢略序。

三月，琴西公調補江甯布政使。

夏四月，琴西公到江甯布政使任。先生隨侍。

先生撰墨子閒詁始稿。

甘泉梅延祖植之卒。

案梅氏爲江都梅□□蘊生哲嗣。世治穀梁學，擬撰義疏。介儀徵劉壽曾以穀梁義爲問，先生以校讀所得，刺取七事質之。未及寄而梅氏遽卒。

冬十月，海甯王國維靜安生。

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　三十一歲

春，先生返瑞安，遊陶山。

二月，先生與從弟詒燕同至陶山（屬集善鄉，在縣西十五里。）訪碑，乘潮上駛，過城西八里之白塔，艤舟登覽，得宋紹興三十一年辛巳焦石石塔題記。及抵陶山，又得宋天禧四年庚申陶山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宋治平二年乙巳彌陀殿後重建井記及鯉魚山磨崖，並手拓以歸。

夏五月，先生整理永嘉郡記集本付梓。

永嘉郡記集本跋云：永嘉自晉太甯初分臨海置郡，領縣五：永甯爲今永嘉，安固爲今瑞安及泰順之北半縣，樂成爲今樂清及玉環廳，橫陽爲今平陽及泰順之南半縣，今皆隸溫州府；麗水，清田，松陽，慶元，雲和，宣平，景甯七縣及縉雲，龍泉兩縣之半。（縉雲之半爲永康，龍泉之半爲遂昌，並屬東陽郡。）蓋兼今二府，十五縣廳之地以爲郡，疆域亦遼廣矣。劉氏代晉，無所更革，故鄭氏此書，亦多涉括蒼。

案張謇撰先生墓表，列其遺著，有溫州建置沿革表一卷，其書不傳。此跋言溫州建置沿革頗詳，疑與唐靜海軍考同爲溫州建置沿革表之一部分。

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　三十二歲

春二月，集韻考正刊成。

集韻考正跋云：吾邑雪齋方先生博綜羣籍，研精覃思，儲藏數萬卷，皆手自點勘；而於集韻，致力尤深。既錄得段，嚴，汪，陳四家校本，又以經典釋文，方言，說文，廣雅諸書，悉心對覈。察異形於點畫，辨殊讀於翻紐。條舉件系，成考正十卷。蓋非徒刊補曹本之譌奪，實能舉景祐修定之誤，一一理董之，是非讀集韻者之快事哉！詒讓束髮受書，略窺治經識字之塗徑。竊聞吾鄉修學之儒，自家敬軒編修外，無及先生者。徒以白首校官，名位不顯，身後子孫孤微，遺書不守，散失者不可勝數。嘗見邑中李氏所藏東萊讀書記，胡氏所作困學紀聞，皆先生校本，旁行斜上，丹黃爛然。又見海昌蔣氏斠補隅錄，知先生嘗校王定保唐摭言，其所考證，多精確絕倫。此書手稿本，先生沒後亦散出，為先舅祖項几山訓導傳霖所得，幸未淪墜。家中父從項氏寫得副本，而詒讓又於林子琳文彬許得先生所著韓昌黎集箋正，平議精審，迥出方崧卿，陳景雲諸書之上。深幸先生遺著，後先踵出，不可不為傳播。遂請家大人先以此書刊之鄂中。而工匠拙劣，可刻不能精善，修改數四，乃始成書。項氏所弆手稿，間有剌舉原文而缺其校語者，殆尚未為定本。今輒就管窺所及，略為補注。詒讓檢覈之餘，間有條記。又嘗得錢唐羅鏡泉以智校本，及長洲馬遠林釗景宋本校勘記

其所得，有出先生此書之外者，行將續輯之，以竟先生之緒焉。

先生校刻止齋集。

止齋集跋云：止齋集現存者，明正德丙寅溫州同知林長繇刻本，一遵宋槧，凡宋本文字刓泐不可辨者並闕之，雖校讎不審，無肊改肊增之失。後嘉靖壬申別有書肆小字本，以正德本幷爲二十八卷，曰安正堂本。雖卷帙省併，而敘次猶仍曹文肅公編定之舊。惟乾隆丙寅邑人林上梓刻本，及乾隆癸巳陳用光刻本，缺文譌字，無復舊觀，止齋遺書，斯爲一厄。因以正德本爲正，參檢羣籍，補正數百事。雖不能盡復宋本之舊，較之明槧，略爲完整，不論林陳兩刻也。

秋七月，琴西公升授太僕寺卿。以年老不能造朝，乞病返里。

先生訪古，得晉升平，宋元嘉，梁天監諸甎。

溫州古甓記敍云：光緒己卯秋，詒讓侍家大人歸自江甯，里居多暇，與二三同志若林（鄦生）慶衍，周（伯龍）瓏，（中龍）瑑璣，恣意遊覽，窮搜古刻。偶得梁天監斷甎於邑之東郭，輒相與傳觀，矜爲創獲。繼又得晉升平，宋元嘉諸甎，率皆斷裂，文字或刓蝕不具，第以其舊物有紀年，悉收弆之，復拓以

遺獻君，咸謂吾鄉金石之古，無逾是者，雖殘缺，猶寶貴也。

永嘉重修縣志。聘先生爲協纂。

永嘉縣知事餘干張寶琳（靜卿）倡修縣志。聘黃巖王棻（子莊）爲總纂，嘉善戴咸弼（鼇峯）爲總纂彙提調總校，先生爲協纂。

琴西公旣歸，出所撰述甚富；又將家藏祕笈有關永嘉掌故者，約萬餘卷，移庋局中，以資博覽。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零） 三十三歲

春，先生友人同邑黃紹箕（仲弢）成進士，入翰林。琴西公作詩賀之。

夏五月，先生遊密印寺，（永嘉十三都鵝頭頸村，俗呼頭陀寺。）見宋元豐七月六月證覺院鐘款，手拓以歸。

秋，先生訪得故通守朝散項公墓誌銘（在瑞安曹奧。）殘石，精拓數紙，復以南隄項氏譜中所錄全文，校讀一過，始略得其大概。

先生從弟詒燕卒。

冬十月，先生得晉泰和諸甎。

溫州古甓記敍云：今年十月，家大人以蓋竹先塋封土，命詒讓往視工。歸時，道過邑之廿四都下灣，傭者爲言十餘年前，黃氏造塚，掊山取土，得古塚，其甎皆隱起有花紋，字畫粲然可辨。試登山觀之，塚已破壞殆盡，零甓滿地，檢視其文，則晉泰和三年作也。拾其完善者數塊，攜歸以示林，周諸君，咸驚嘆爲得未曾有。閱數日，復攜工往爲修葺，幷搜剔遺甎，所得甚夥。鄉農聞余得甎，皆相與聚觀，則詫曰，是纍纍者，何遽珍重若是！某村某山破塚塊壚，其甎乃亦皆類此。蓋各鄉舊甓出土者甚多，樵牧者習見之，初不知其爲古物也，則相率道余往求之。短屐長鑱，尋訪累日，得晉甓梁甎，無慮數十種。乃知荒埏廣隧間，零落者不可勝算，惜曩時無過問者，村農輒取以搘牀塈竈，率多毀滅。今之僅存者，乃其千百中之一二，然所得猶若是，蓋亦幸矣。既而鄉人之以古甎來告者日衆，輒偕林，周諸君訪致之。又旁及於他縣，咸有所獲。檢校其目，以視文達所錄兩浙甎文，數殆過之。其文字多完具可讀，因橅刻爲溫州古甓記，通八十餘種，爲一卷。

十二月，先生撰溫州古甓記一卷成。

案琴西公於先哲遺著，蒐羅傳播，不遺餘力。志在興學術，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先生稟承庭訓，

整理文獻外，兼及於遺物之搜集。若甎甓，若經幢，若碑記，若墓誌，若地券。若鐘款，咸有考證。於古代，制度郡邑掌故，經其闡明者不少矣。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三十四歲

先生校方成珪千常侍易注疏證。

書千常侍易注疏證後云：此書爲吾鄉方雪齋教授所著，校釋精備，遠出諸集本之上。又以千易義本孟，京，以孟，京例校千詁，大較符合，別爲集證一卷，以廣其義。千書雖亡，得此足見其概矣。稿本藏教授曾孫中矩所，余從訪得，別錄爲此册。手稿朱墨粈互，未爲定本。今以意審校董理之。集證尾葉，理爛文缺，未敢肊補，謹仍其舊。

秋，儀徵劉壽曾卒，年四十五。先生爲撰墓表。

劉恭甫墓表云：其卒之前兩月，猶詒書詢笠穀疑義，詒讓爲據考工輪轂度數，考定其說以復之。恭甫得之則大喜，報書謂編左疏已至襄公，而以早成周官疏爲勉。方歎恭甫勤敏，其書旦暮且有定本，自顧庸竄，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速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甫之遽止於斯乎？

案劉氏三世治春秋左氏傳。其祖文淇孟瞻，撰左氏疏證，草創四十年，僅寫定一卷。父毓崧伯山，繼承其業，未究而卒。恭甫紹明家學，屬稿至襄公四年，亦卒。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三十五歲

春，先生長子延疇殤，年十五。

案先生連舉子女皆不育，至是長子亦殤。

水心集二十九卷刊成。

夏，永嘉縣志成。

永嘉縣志凡例云：舊志經籍，僅存書目……據孫比部詒讓溫州經籍志補所未備，燦然具陳，討論前人著述者，必有所取於斯。

戴咸弼永嘉縣志敘云：詒讓博雅淹通，近在咫尺，每有疑義，輒移書咨詢，獲益滋多。

先生撰瑞安縣志局總例六條。

瑞安縣志局總例：

纂輯例　郡縣志雖爲輿地專家，而其爲書，實彙正史志表傳三者之體。至於綜萃文獻，則義通乎傳記；副輯掌故，則例涉乎政書，條目宏博，纂輯至難。唐宋以來，久無達例，總其大較，必以體裁淵雅，援證詳博爲宗。本邑元明舊志，率多淪佚，無從訪覯。今所見乾隆嘉慶兩志，修例既多未允協，而考辨疏略，舛漏尤不可枚舉。茲議開局重修，應先就兩舊志審其義例門目之當否，斟酌更定，擇其與各史及唐宋元明古籍相關涉者，逐條考校，補闕訂訛，以臻詳實，其嘉慶以後事跡，則俟采訪略有端緒，再行逐類增續。大抵樹例綴文，必以唐宋古志及近代通人所論著爲矩臬，以正史及先哲傳書金石遺文爲根據。多立圖表以理紛錯之端，多附小注以廣異同之辨，考證必究其本原，以懲剽竊稗販之弊，記錄必詳其出處，以杜憑虛創造之嫌。不敢因循俗陋，致類鈔謄官簿。至於舊志藝文一門，首列經籍碑碣，寥寥數葉，僅存凡目，不足考覽，而所錄詩文，則連篇累牘，遂居全志十分之三，斯乃明以來地志家之陋習，四庫總目及近儒會稽章氏文史通義力斥其非體。今既重事修纂，不宜更相沿襲，謹依宋朱長文撰吳郡圖經續記，以詩文別爲吳門總集之例，删除藝文一目。經籍別爲專門，碑碣入之金石，其餘詩文與志有關涉者，分隸各門。如序跋附經籍，金

石題詠附山川古跡之類。或篇幅過繁，志內不能全載，及瑋文鴻筆，有裨諷覽而無關考證者，別輯爲瑞安集與志並行，以爲徵文之助。

測繪例　凡考證方輿，以圖學爲最要，近代地志，往往疏略不講，而顧崇飾名勝，侈圖八景，輕重倒置，通學所嗤。本邑舊志亦蹈玆失，此次重修首宜彌玆缺點。今議將明成化以前瑞安縣境未分泰順以前。及今縣所轄全境，分繪兩總圖，以稽古今疆域之殊。其城廂四隅，亦總繪一圖，以辨街衢迂直之方。十二鄉，五十五都，分繪五十五圖，以考宅土奠居之盛。至於經流入海之跡，則以安固江及會昌江爲最大。籌邊守衛之謨，則以沿海營汛爲尤要。均宜分繪數圖，以資考覽。除古今縣境總圖，應由總纂協纂考定。沿海圖應考水師營所存圖冊外，其餘城鄉各圖，議由局延請精究測算專家，周歷各鄉，將村莊市鎮，山形水道，一一測明方位斜直，距數遠近，計里開方，分別精繪，寨堡橋埭之類，亦一律詳載。其水道湮廢者，亦宜逐地訪明繪入，於近代地圖載黃河故道之例，以黑白爲識別，用備考證。不可疏舛簡率，徒費丹青。其名區勝景，已略晐於各圖之內，無庸別繪專圖，以祛蕪冗。

校讎例　校讎之學，主於精究倉雅，深通古書義例，然此爲校定經史及秦漢舊籍言耳，若地志

則義兼通俗，不必遠徵雅故。即有援引書册，亦多出唐宋以後，無舆衍錯互之文，不過逐條勘對，無脫即爲允恰。然有要義二端，不可不講者：曰，一字不略過，一字不輕改是也。此次重修邑志卷帙浩繁，稿本寫定，專恃分校諸君，相助檢閱，以臻精備。今議凡志稿總纂協纂修定後，由局發鈔，完竣仍送交總纂協纂，分別送請分校悉心讎覈，應將清本及原稿逐字對讀，遇有寫手脫誤，即應立時補正，不可止檢清本，略觀大意，因其文義可通，即謂無復脫誤。至於人名，地名及歷算計數之文，官牘俗冗之語，雖無關文義，而一字之訛，輒成巨謬，尤宜詳審檢勘。其寫手誤書省別字，亦即逐條改正，（字體正俗，即依通行字學舉隅，無庸拘守說文，致成駭俗。）庶他日謄寫上板，不致重勞訂閱。倘原纂稿本尚有疑義，或前後抵牾及重複遺漏之處，即請分校籤明，黏貼清本簡端，以資商榷。稿內援證舊文，如有錯互，經分校轉檢他書考正者，亦須逐條注明所據之書，用便覆檢。至於經籍金石兩門，間有原文零落，不得不闕疑者，尤不可率肊塡補，轉成創痏。

采訪例　地志綱羅文獻，事晐今古。稽古則專重考證，諏今則尤資采訪。此次修志，議區分訪，專訪二項。如忠義孝友，義行列女，散處城鄉，非一人耳目所能周悉，則由各鄉紳耆分任采訪，幷準

其家族及戚友等來局開報，庶幾見聞較廣，不致湮沒遺漏。惟分任采訪及來局開報之人，務宜破除情面，秉公查覈，不可徇私阿好，略涉誇飾，有乖公論。其邑志舊本，先哲遺書，金石文字及古跡冢墓等，則由局延請諳悉掌故，見聞殫洽者一二人，專司其事。周歷各鄉，分別尋索。出門之日，由局交與簿摺收條。所到之處，徧詢故家儒族，案所訪條例，逐事詢問。遇有家藏書籍，願借入局者，卽給與收條，攜入行篋。其收藏珍秘，不肯遠借者，卽將書名，卷數，撰人姓名，時代，與書之鈔刻完缺，前後有何敍跋，記入册簿，他日由局酌量往錄。其古跡冢墓，凡有所聞，卽開入手摺，查明年代，地名，與縣志同異，再親自案地遊歷，悉心察核，以驗其虛實。遇有金石碑碣，卽應立時摹拓；不及拓者，卽節錄其行款文字大略，並將所在處所詳悉注記，以竢續拓。大抵出門采訪，必以不畏勞，不憚煩爲第一義。昔皇甫士安自云，遺人而問，少有當日。而歐陽永叔之敍集古錄亦云，窮崖絕谷，荒林廢冢，無不皆有。斯二語者，願舉爲采訪諸君勖焉。

檢查案牘例　舊志秩官，兵賦諸門，所載昭代掌故，並以嘉慶己巳爲斷。此次重修，例應廣續增補，以資鏡治理。然此旣無書册可考，又非采訪所能悉，惟有檢查案牘，逐條鈔錄，以爲底本。如文

員遷調及減豁田賦，增廣額數等事，則縣署必有案可稽；武職遷調，及裁兵增餉等事，則協署必有案可稽。茲議由局專請通究律案者，分赴各署，悉心檢錄，雖卷冊繁積，應采撮精要，刊節冗泛。然有文義俚俗，名數繁碎而實有關規制者，卽不可任意删除，致成疏漏。錄出之後，仍將某署某年月日某房案卷，注於本條之下，庶撰輯之時，遇有歧迕條件，仍可檢取覆校。其有年代久遠，或卷宗遺失，或紙張黴爛，無可覈補者，仍將所缺條目，記入册簿。大抵各署案牘，往往自相重複。或甲失而乙存，或彼缺而此備，互爲鉤稽，必可得其端緒。俟鈔錄完備，再由總纂協纂删繁舉要，以就體裁。

繕寫例　此次重修邑志，卷帙浩繁。稿草屢易，必須隨時清繕，以便校閱。茲議由局多覓寫官，擇其略通文義而楷法清整，脫誤較少者，訂定筆貲，逐使發繕。其來局繕寫之時，應照所發稿本篇幅行款，悉心精錄。至於表則斜上旁行，注則條分件繫，尤宜檢看審訂，庶無淆混。仍不得信筆作省體，（俗所謂半旁字。）譌體，（偏旁形聲錯誤。）別體，（以圣爲聖，以蚕爲蠶之類。）俗體（學則子上作文，惡則心上安西之類。）字樣。又局中發到稿本，應隨到隨鈔，隨鈔隨繳，不可遲延。如有事故不暇寫者，卽仍將稿本繳回，由局另行發鈔，無得任意留滯，

致稽時日。其每紙鈔寫，脫誤不得踰十字，違者經分校校出，罰令重鈔，仍扣筆資，以示懲儆。

案瑞安議修縣志，無年月可考，且其書亦未成。先生所擬諸條，義例精審，計畫周詳，姑錄如此，以供整理鄉邦文獻者之參考。此外有採訪人物條例三門，文繁不錄。又有纂輯詳細義例，及檢查案牘條例程式等，均未寫定。

永嘉叢書刊竟。其目如左：

宋許景衡橫塘集二十卷光緒丙子

宋劉安節劉左史集四卷同治癸酉

宋劉安上劉給諫集五卷同治癸酉

宋劉季伸竹軒雜著六卷光緒丙子

宋薛季宣浪語集三十五卷同治壬申

宋陳傅良止齋集五十二卷光緒己卯

宋葉適水心集二十九卷光緒壬午

宋劉敞蒙川遺稿四卷同治癸酉

宋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同治壬申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六十一卷同治戊辰

清孫希旦尚書顧命解一卷同治戊辰

清方成珪集韻考正十卷光緒己卯

案會萃鄉邦郡邑之書，都爲叢刻，自明人梓吳一書始。樊維城鹽邑志林繼之。清嘉慶間，有趙紹祖刻涇川叢書，宋世犖刻台州叢書，祝昌泰刻浦城遺書，邵廷烈刻婁東雜著。道光間，有伍元薇刻嶺南遺書。同治間，有胡鳳丹刻金華叢書。光緒間，此風尤盛。如孫福清刻檇李遺書，丁丙刻武林掌故叢編，又刻武林先哲遺書，陸心源刻湖州先哲遺書，趙尚輔刻湖北叢書，王文灝刻畿輔叢書，盛宣懷刻常州先哲遺書。力大者舉一省，力小者舉一郡一邑。然必其鄉先輩富於著述，而後可增文獻之光，否則雖欲刻書，亦無書可刻矣。孫氏永嘉叢書刻於同光二朝，發起於琴西公昆仲，校勘諸事，先生之力爲多。

先生校補戴咸弼東甌金石志。

琴西公東甌金石志敍云：東甌金石志者，予友嘉善戴君咸弼之所爲也。君草創此稿，蓋十年以來。比予歸自金陵，君時來假所藏書，加之考訂，而意殊不自足，復屬予子詒讓爲之補校。詒讓又以所得石刻及晉宋六朝磚文益之，遂成書十有二卷。

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凡例云：瑞安孫仲容孝廉錄示數十種。其古甓文字八十餘種，搜采不遺餘力，考覈尤極精詳，俱唐以前物，亟錄入第一卷，依兩浙金石志例也。

案先生校補此志除增益材料外，於考證方面，頗多精賅之作。如卷三跋陶山寺廣照院造夾苧釋伽佛一身，謂夾苧爲以苧麻夾七塑成之佛像；卷九跋徐德寶造墓告神文，詳考地劵沿革，皆爲考古學上重要之發明。

番禺陳澧卒年七十三。

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三十六歲

春，先生應禮部試，報罷。

秋七月，先生代琴西公撰舅母薛太恭人八秩壽序。

南海桂文燦卒。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三十七歲

儀徵劉師培申叔生。

吳縣吳大澂清卿撰說文古籀補十四卷，附錄一卷，刊行。

案吳氏與先生均爲當時金石學大家，兩人似無往來，此書出後，先生常稱引其說。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 三十八歲

先生官刑部主事，與當代名流討論金石文字之學。

古籀餘論後敍云：「繼余以貲郎留滯春明，時吳縣潘文勤公藏彝器最盛，與濰縣陳壽卿編修埒。而宗室盛伯熙，福山王文介兩祭酒，元和江建霞，陽湖費屺懷兩編修，同邑黃仲弢學士，皆爲玆學。每有雅集，輒出所藏金文，辨證難字。適文勤得克鼎，文字奇瑰，屬王，江諸君爲正其讀，考跋纍纍，莊成巨册，公以示余，俾別擇其是非。余輒舉鼎中擾遠能埶一語，證以詩書，謂以擾爲柔，埶爲

迦爲譬近假借。仲弢見之，則爲舉尙書執祖即禰祖以證其義。文勤亦以爲至確，京雒緇塵，萃此古誼，致足學也。

案道咸以後，金石之學甚盛，人材輩出，其中可區爲數類：嘉興之張，吳縣之潘，福山之王，溧陽之端，不過有力羅致，故陳橅搨觀，所謂鑒賞者爾。南海之吳，錢唐之曹，嘉魚之劉，平湖之朱，不過欲馳譽於藝林，故勤搜廣播，所謂好事者爾。其可犖犖稱道者，吳式芬，吳大澂，陳介祺及先生數家而已。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　三十九歲

黃巖楊晨撰三國會要，與先生商榷義例。

琴西公撰甌海逸聞甲集成。

案公集鄉先哲及外郡人詩文有關掌故者爲永嘉內外集。又以類剌取爲甌海逸聞，各五十餘卷。至是甲集撰成。

先生南歸。

買陂塘題洪海疇甌江話別圖注云：丙戌南歸，與君同渡海。

甯海章棱孫詒讓傳云：報捐刑部主事，簽分未久，引疾歸。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　四十歲

春，先生移書王棻，論尚書大麓義。

夏，渠田公主講金陵書院。

冬，先生遊上海，購得日本刻本王德脩易簡方，呈諸琴西公。公以其爲本鄉宋元醫家最古之册，驚喜累日，手跋其後，擬重刻之。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四十一歲

春，琴西公爲先生起玉海樓，爲讀書藏書之所。

公玉梅樓藏書記云：今年春，爲次兒卜築河上，乃於金帶橋北別建大樓，南北相向，各五楹，專爲藏書讀書之所。盡徙舊藏皮之樓上，而以所刊永嘉叢書四千餘版，列置樓下，以便摹印。

先生改商周金識拾遺爲古籀拾遺，重校付刊。

俞樾古籀拾遺敍云；仲容好學不倦，而精力又足以副之。凡前人所未識之文及誤認之字，皆以深湛之思，一索再索而得之。如匽喜之卽爲燕喜，妄甯之卽爲荒甯，成唐之卽爲成湯，幽尹之卽爲幽君，皆犂然有當於人心。又據齊侯鎛鐘之旣尃乃心，證心腹腎腸之誤文；據周麋生敦之以召其辟，證昭事厥辟，會紹乃辟之誤解，尤有功於經義。他若據楚公鐘，知楚世家熊咢當爲逆；據遣小子敦，疑左傳注甘讒當爲魯。千載之下，考定形聲，獨出己見，非有卓見者，而能若是乎？又謂甲冑之甲古或从衣，履絇之絇古或从久。據古籀之遺文，補說文之或體，引伸觸類，如此者當不少矣。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　四十二歲

先生撰白虎通校補。

案是書原稿未見，諸家亦未有言及者。其目僅見於瑞安廣明印刷所之書目中。成書時代無考，姑繫於是年。

先生撰井人殘鐘拓本考釋。

吳縣潘祖蔭卒。年六十一。

古籀餘論後敍云：余省親南旋，而文勤治振畿輔，官事倥傯，猶馳書以新得井人殘鐘拓本寄示，屬爲考釋。比余答書，未及達而文勤遽薨逝。余亦自是不復至都，意興銷落，此事幾廢。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零） 四十三歲

春正月，古籀拾遺刊成。

古籀拾遺跋云：此書成於同治壬申，時在金陵。光緒戊子，重校定刊於温州。同里周孝廉璪亦嗜篆籀之學，爲手書以上板；并是正其文字。中牽於他事，三載始畢工。

三月，先生撰克鼎釋文跋。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四十四歲

春二月，先生撰宋政和禮器文字考成。

宋政和禮器文字考敍云：詒讓昔事審撢，竊滋疑牾；廣求拓墨，適獲陌鋣。文識備完，元號明皙，用覈諸器，知其同時。復以遐討羣籍，瀏覽四部，紬永樂之祕逘，得公巽之遺集，器銘諸章，綴集靡佚，

甲午之簋，欽崇之豆兩文具存，一字不異，根柢既得，宿疑用祛。信足輔韓門之平考，砭程阮之踳駁矣。

通政使黃體芳漱蘭乞休返瑞安。

案黃氏以通政歸田。嘗於城東江濱建飛雲閣，祀同邑詩人。屢與里中士夫爲文酒之會，先生雖不工詩，亦時參列。

嫡室諸夫人卒。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四十五歲

先生撰尙書駢枝成。

尙書駢枝敍云：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誥之辭，與雅頌多同。大誥云：「天棐忱辭」。文至奧衍，證以蕩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大明云「天難諶斯。」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指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弇若合符矣。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奐

然冰釋矣。若茲之類，殆不可以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爲詮釋，其詰籥爲病，不亦宜與！……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誥，輒苦其不能盡通。逮依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乃知昔之增益傎到以爲釋，而綴鑿晦澀仍不可解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頃理董舊册，摭蒙所私定，與昔儒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

案讀古書，當通辭例，先生此論，至爲精確。嗣後王國維依此法以讀尙書，頗多創獲。如盤庚：「恪謹天命。」當作「勞勤大命。」乃古之成語。金文中屢見不尠，凡一見於單伯鐘，再見於毛公鼎，三見於禮記祭義所引衞孔悝鼎銘，皆可爲證。蓋古文勤，見於金文者作堇，故訛作謹耳。洪範：「農用八政。」廣雅：「農，勉也。」洛誥：「茲予其明農哉」！呂刑：「稷降播種，農植嘉穀。」明農猶言明勉，農植猶言勉植，皆農當訓勉之證也。梓材：「作兄弟方來。」方，國也。易：「不寧方來。」言不寧之國亦來也。金文：「不庭方。」言不庭之國也。此云兄弟方，猶言兄弟之國。多方：「爾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沈裕，疑當作由裕。方言：「由裕，道也。」道有二義：道德稱道，勸導亦稱道。酒誥：「乃由裕民，」亦言勸導民也。由裕轉爲忱裕，猶猶豫之轉爲冘豫；轉爲淫豫也。其後忱裕又轉爲從

，臾今又轉爲慫恿矣。又下文云：「爾不克勸忱我命。」勸忱二字相連，則此忱裕二字，亦必爲勸導之義無疑矣。

孫文、陸皓東、楊鴻飛等倡興中會，以圖革命。

側室陳夫人卒。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四十六歲

兩湖總督張之洞奏設自強學堂於武昌。

冬十月，先生撰墨子閒詁成。

墨子閒詁敍云：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尟，故脫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

精究形聲通假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於誤，梹通涂徑，多所諟正。余昔事讐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跋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九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藏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漏，顧校又有李本，傳鈔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抵皆翻藏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曆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册端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材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指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雜，檢攬舊校，疑滯殊衆，研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謬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啎；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義，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睎慕而不能逮者也。

十一月，先生撰札迻成。

札迻敍云：……卅年以來，凡所采獲，咸綴拾簡端，或別紙釋錄，朱墨戢孴，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子書，爲之疏詁，稽覈羣籍，多相通貫，應時楠記，所積益衆。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草雜遝，殆盈篋衍矣。竊謂校書如讎，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間舉譌文。若以立爲齊以肖爲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晉唐之世，束晳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羣書違繆，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修學好古，校刊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尙書，盧紹弓學士，孫淵如觀察，顧澗薲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尙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衆。風尙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亦足資考證。綜論厥善，大抵以舊刊精校爲據依，而究其微恉，通其大例，精思博考，不參成見。其諟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他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則或穿穴形聲，捃摭新異，馮肊改易，以是爲非。乾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郅爲精博，凡舉一義，皆確鑿不刊。其餘諸家，得失間出。然其稽覈異同，啓發隱滯，咸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端與！詒讓學識疏譾，於乾嘉諸先生，無能爲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雜志及

盧學士羣書拾補，伏案研誦，恆用檢覈。間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誼指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毋，公孫龍之正舉，淮南王書之以士爲武，劉向書之以能爲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屢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眞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逵徑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檢理篋藏，自以三十年涉覽所得，不欲棄置，輒取秦漢以逮齊梁故書雅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册迻錄，申證厥誼。間依盧氏拾補例，附識舊本異文，以備甄考。漢唐舊注及近儒校釋，或有回穴，亦附糾正。寫成十有二卷。其羣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閎博，別有著錄，以竢續定。册中所錄，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閎指，未窺百一，然匡違茜佚，必有義據，無以孤證肊說，買亂古書之眞，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越者。倘附王盧諸書之後，以裨補遺闕，或有所取爾。編寫既竟，謹舉漢唐以來校讐家之例，論厥要略，覬與學者共商榷焉。

案此敍論校讐義例，精審不移，乾嘉諸師，無比透闢之論也。又案章炳麟瑞安孫先生傷辭，言其

遺著，除札迻外，又有經迻，考諸家著述，無有言及是書者。據此敍言「羣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閎博，以竢續定。」疑先生有意綴草，尙未成書；其別紙釋錄者，皆已編入籀高述林中矣。茲類別分述如下：徹法考，邶鄘衞考，唐杜氏考，聘禮記異讀考，禮記鄭注考上，禮記鄭注考下。聖證論王鄭論昏期異同考，大夫葬用輴異讀考，加席重席說，臺下說，石染草染鄭義述，釋周成王元年正月朔日廟祭補正鄭君書注詩箋義，詩彤弓篇義，詩不殄不瑕義，毛詩魯頌駉傳諸侯馬種物義，今文禮記依鈷義，申喪服注旁尊降義，官人義，樂記五色義，喪大記虞筐義，公羊昧雉義，蕭同叔子義，左傳窒皇義，左傳齊新舊量義，斪斸謂之定義，爾雅匿名補義，爾雅時善乘領義，紹我周王見休義，國語九畡義，釋翼，釋纙，釋踖，衞宏詔定古文官書考，嘉靖本周禮鄭注跋，禮記子本義疏殘本跋，日本刊孝經鄭注跋，書南昌府學本石經殘字跋，與黃巖王子莊論大麓義書，與南海桂文燦書，與梅延祖論穀梁義書，與劉叔俛論論語義書，以上諸篇，皆考證經義之作，卽經迻之一部分。此外如大戴禮記斠補，逸周書斠補，尙書駢枝等，當亦包含在內。嗣後三書另組成册，其餘皆獨自爲篇。於是經迻一書，名亡而實存矣。他如釋枼，釋嚝，釋由申玉篇義，籀文車字說，舊說文

玉部後，與王子莊論假借書，與唐端夫論說文書，皆爲考論說文之作。惟涉及三史者，僅書顏師古漢書敍錄後一篇而已。

次子延釗孟晉生。

案先生側室，有陳楊侯李四氏；陳氏先卒，諸子皆三氏所生。

三子延鍇生。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四十七歲

夏，先生以墨子閒詁屬吳門梓人毛翼庭用聚珍版印成三百册。

兪樾墨子閒詁敍云：自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子塵薶終古矣。國朝鎭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讐校，涂徑既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家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

未有此書也。

章炳麟孫詒讓傳云：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馴。詒讓集衆說，下以己見，神恉洞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卹，所至興學，與長吏楮柱，雖衆怨勿恤也。

先生撰周禮三家佚注刊成。

案是書一卷，集賈馬干三家之注，間加補校，爲周禮正義附錄之一。

先生撰札迻刊成。

俞樾札迻敍云：今年夏，瑞安孫詒讓仲容以所著札迻十二卷見示，讐校古書，共七十有七種。……其精熟訓詁，通達假借，援據古籍以補正譌奪，根柢經義以詮釋古言，每下一說，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阮文達序王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云：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今得明矣。仲容所撰札迻，大率同此。

章炳麟孫詒讓傳云：札迻者，方物王念孫讀書雜志。每下一義，妥聑寧極，淖入湊理。書少於諸子評議，校讐之勤，倍諸子評議。

馬其昶孫詒讓傳云：詒讓每讀一書，必尋其義據，按册綴錄，名曰札迻。學者擬之王氏讀書雜志。

中日開戰，中國海陸軍皆大敗。

四子延瀚生。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四十八歲

春三月中日成立馬關條約。

冬十月，南海康有爲開強學會，先生友人黃紹箕列名會籍。

琴西公卒。年八十一。

俞樾挽琴西公聯云：

數丁酉甲辰庚戌三度同年，洵推理學名臣，內官禁近，外任屏藩，晚以太僕歸田，老去白頭，重遊泮水。

刻横塘竹軒水心諸家遺集，自任永嘉嫡派，文法桐城，詩宗山谷，更有封章傳世，將來青史，豈僅儒林。

案公一生學業，俞氏此聯，包括盡之矣。

先生著學約□篇。

案先生丙申覆梁啓超書云：承詢學約，乃前年倭議初成，普天憤懣之時，讓適以銜恤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悶塡胸，輒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藉。大恉不出嘗著說羣之意，而未能精達事理，揆之時勢，萬不能行。平生雅不喜虛憍之論，不意懷抱鬱激，竟身自蹈之。及讀鴻議，乃知富強之原，在於興學，其事深遠，非一蹴所能幾，深悔前說之孟浪，已拉雜摧燒之矣。

案此篇原稿不存，大致言景教之害，燎原莫遏，當闡明周孔六藝之學，以抑邪說，以雪讐恥。

如皋冒廣生鶴亭就婚瑞安，與先生時相過從。

海豐吳式芬撰攈古錄金文三卷刊行。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　四十九歲

春正月，先生撰冒巢民先生年譜敍。

先生撰新始建國銅鏡拓本跋。

先生撰周星詒窳櫎詩質跋。

三月，先生得周麥鼎於永嘉，撰周麥鼎考。

同月，先生與邑中同志，剏設學計館。

瑞安新開學計館敍云：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為致用之本。

新會梁啓超任公移書先生，詢問學約。

夏四月，王棻移書先生，呈六書解一袟，屬為審正。

同月，先生拓周麥鼎，贈黃紹箕。

梁啓超撰變法通議。

案梁氏此議，批評當時秕政，而救弊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先生讀之，深韙其說。

清廷派遣學生赴日留學。

秋，先生覆王棻書，奉還六書解，駁其假借說之非。

七月，先生撰逸周書斠補成。

逸周書斠補敍云：余昔讀此書，頗涉讐勘，略有發正，輒付掌錄。覬以思誤之適，自資省覽，不足爲盧朱兩家拾遺補闕也。

八月，兩湖總督張之洞六十誕辰；

先生覆梁啓超書。

案先生墨子閒詁刊成後，間用近譯西籍，覆事審校，擬更爲墨詁補義，以續前緒，是書即討論此事。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五十歲

先生校顧亭林詩，寫爲一卷。

書校顧亭林詩後云：亭林詩集六卷，傳校元鈔稿本，潘稼堂刻本并爲五卷。以潘刻本勘之，得佚詩十有八篇，潘刻所有而文字殊異者，又踰百焉，謹校寫爲一卷。

章炳麟小過注云：孫詒讓校亭林集後系以詩，云亡國於今三百年。是時尚畏清法，自署荀羕。蓋以孫晉通荀，而讓切羕也。其與余書或觸忌諱，皆署荀羕名。

餘杭章炳麟太炎以平陽宋恕平子之介，與先生定交。

章炳麟瑞安孫先生傷辭云：炳麟始交宋恕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於先生。

案先生與章氏定交時代無考，姑繫於是年。

先生撰長洲朱中我咸豐以來將帥別傳敍。

永嘉王景羲子祥就聘孫詒善家塾，校勘琴西公甌海逸聞，永嘉集二書。

八月，兩湖總督張之洞六十官壽，先生撰壽敍祝嘏。

費屺懷寄贈先生金文拓本。

先生與費氏書云：前賜金文五十種，近寫定釋文一册，大半用舊釋，當就管見改定一二；有數種前未著錄者，如乙亥鼎及猶鐘之類，尚有闕字，敬祈案定理董。

古籀餘論後敍云：邇年敓門課子，舊友雲散，唯峐褱收羅彝器，時以拓本寄贈。

女鍴生。

案先生女適同邑洪氏。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五十一歲

春正月，先生校勘王德甫易簡方付梓。

夏四月，清廷頒布定國是上諭。

五月，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奏定京師大學堂章程。

清廷更政，尚書瞿鴻機子久，中丞陳□□右銘，交章推薦先生。

自題變法條議後注云；戊戌更政，持議者多舉制科，未試而黨獄興矣。不佞以陳右銘中丞，瞿子久尚書薦，亦廁名其列。陳尚未識面，蓋得之黨人某也。

秋七月，政變。康有爲逃香港，梁啓超逃日本，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被殺。

俞樾以衰老辭詁經精舍講席，計在職三十一年。

兩湖總督張之洞刊布勸學篇。計內篇九，外篇十四。

五子延炯生。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五十二歲

濰縣古董商人范維卿初以安陽小屯村出土之甲骨文字介紹於世。

秋八月，先生撰周禮正義成。

周禮正義敍云：……草剏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册，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櫽栝鰓理，寫成一秩以就正；然疏牾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愜也。繼復更張義例，剟繁補闕，廿年以來，稿草屢易，最後迻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

周禮正義略例：

經本以唐石經爲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爲最精，今據此二本爲主；間有譌挩，則以孟蜀石經及宋槧諸本，參校補正，著其說於疏。至版本文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既無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繁冗。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間，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間有不同，所載異本異讀，原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著之於疏，以存六朝舊本之崖略。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存唐八經疏中，尙爲簡當，今據彼爲本，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鄭注本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杜鄭三君異義，但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研覈闕如。今欲撟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咸從省約，注文閎奧，則詳爲疏證，蓋注明卽經明，義本一貫也。今疏於舊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間有刪剟移易，而絕無攘改，且皆明揭賈義，不敢攘善。唐疏多乾沒舊義，近儒重修，亦或類此，非腐學所敢效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鄭學精貫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諸儒，考釋此經，間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宜究詳確，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於康成不曲從杜鄭之意，或無誖爾。

古經五篇，文繁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畛靡越，其官屬一科，敘官備矣。至於

司存攸寄，悉為官職；總揭大綱，則曰官灋；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繁，脈絡隱互，散見百職，鉤覈為難，今略為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稱聚訟，此經為周代法制所總萃，閎章縟典，經曲畢晐，而侯國軍賦，莅何膠於舊聞；明堂辟廱，蔡酈其新論，兩漢大師，義詁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痏，偏戾尤甚。然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為閎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為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雜陳，尤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論；其不合者，則為疏通別白，使不相殽掍。近儒考釋，或綴粹古書，曲為傅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粈，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宋元刻本未通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歧互，非復舊觀。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尚有未盡。今通校經注字例，兼採衆本，理董畫一，

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至經注傳寫，或遠在陸賈以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定，並詳著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爲摘拾。至於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精博，甄錄尤詳。間有未允，則略爲辨證，用釋疑牾。宋元諸儒說，於周公致太平之迹，推求至詳，而於周制漢詁，或多疏謬，今所搴擇，百一而已。

天算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圜率則徑一圍三，天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釋古經，致爲確當。今疏唯考工記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圜觚；柯欘倨句，證弧角於西算。餘咸據古筭緯史志及唐以前算經占經爲釋。後世新法，古所未有，不可以釋周經及漢注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考之馬班史志，衛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舊典隊文，留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況。晉宋而降，去古彌遠，政法滋更。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不相

應。故此疏於魏晉以後儀制，概不援證。惟州國山川，宜詳因革，故職方輿地，備釋今名，以昭徵實之學。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確。所據或宋元舊槧，或近儒精校，擇善而從，多與俗本不同。其文義殊別，有關恉要者，則於疏中特著某本，非恆例也。佚書則咸詳根柢，用懲肊造，彙資覆勘。昔儒說解，援據古籍，或尙沿俗本及刪改舊文，義恉未備者，今並檢元書勘正，此乃校讐，非改竄也。

章炳麟孫詒讓傳云：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間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

馬其昶孫詒讓傳云：嘗慨清儒於諸經均有新疏，獨周禮鄭注簡奧，賈疏闕略，讀者未能深究；而通於治者尤罕。自劉歆蘇綽王安石膠柱鍥舟，益爲此經詬病。於是著周禮正義八十六卷。本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博採漢唐及乾嘉諸儒舊說，參互繹證，注有遺悟，亦輒匡糾。意謂國之富強，從政教入學無新舊，均可折衷於是書矣……先是浙省爲三禮之學，

有秀水盛世佐烏程沈夢蘭臨海宋世犖諸家，行輩在前，詒讓最後起，而其書出，囊括衆說，鎔集其成矣。

案清代經學，遠邁漢唐，鴻儒輩出，諸經皆有新疏，先生書最後出，往哲遺著足資法戒，故其採集之博，義例之精，考證之審，條理之密，實駕諸儒而上之。

又案是書疏明典制，考定名物，貫通諸經，折衷至當，上承秦蕙田程瑤田諸儒之緒，下開近世考古之端，其於學術上之貢獻，可謂大矣。

十二月，先生撰大戴禮記斠補成。

大戴禮記斠補敍云：余昔嘗就孔本研讀，又嘗得寶應劉楚楨年丈寶楠所錄乾嘉經儒舊斠，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記；又有趙野門所斠殘宋槧異文，與孔書小殊，並錄於册端，藏匧廿年，未遑理董也。己亥冬，旣寫定周書斠補，復取大戴斠本，別付寫官，以劉錄舊斠傳鈔甚稀，慮其零落，幷删定著之。

黃體芳卒。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零零） 五十三歲

福山王懿榮（廉生）購得甲骨文字。

春，義和團起，蔓延京津各處。

夏五月，先生撰沈丹曾東遊日記跋。

秋七月。八國聯軍陷北京，德宗西后出奔長安。

團練大臣王懿榮殉難。

先生撰九旗古義述。

瀏陽唐才常等謀起事於漢口，事洩，被殺。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零一） 五十四歲

夏，武進金武祥（溎生）以鈔本張惠言墨子經說解寄貽先生，先生移書伸謝。

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應詔三度會奏變法自強。

秋七月，清廷與八國訂立和約。

冬，尙書端方以所藏秦權精拓手跋其後，並大醜權拓本，介黃紹箕寄貽先生，屬爲審定。

六子延撰生。

渠田公卒。

案公遺著，有海日樓詩文集東甌大事記，周浮沚年譜，陳止齋年譜，止庵讀書記。呂氏春秋高注補正各若干卷，多未梓行。

大學士李鴻章卒。年七十九。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零二）　五十五歲

春正月。先生撰秦權，大醜權兩拓本跋。

同月，吳縣吳大澂卒。年六十八。

夏四月，先生撰周禮政要四十篇。

周禮政要敍云：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官，屬掇其與西政合者，甄輯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楬古經以自張其虛憍而飾其竄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異軌；俾迂

固之士，廢然自返，無所置其喙焉爾。

案道咸以後，今文學興，龔魏諸輩，喜以經術作政論。至南海康有爲出，集其大成，新會梁啓超，瀏陽譚嗣同繼其業而光大焉。先生爲古文大師，源與今學異趣，丁此時局，覩國事之阽危，忧禍至之無日，故亦改變曩日謹守家法態度，聚集同志講求維新救亡之術，是書卽其政治之具體主張也。以周官比附西政，與今文家託公羊以言變法同一用意。在今日觀之，誠不免蹈梁氏所譏「以西學緣附中學，名爲開新，實則守舊」之失。然亦時代使然，不能爲先生咎也。又此書撰成後，由瑞安普通學堂刊行，溫州各校皆採用爲教本。自後滬上書肆，競事翻刻，傳布甚廣，於當日思想界頗有相當之影響。

又案先生自題變法條議後詩注云：更法條目繁夥，要當以學堂爲根柢，警察次之。蓋學堂儲立法之材，且開守傌者之蒙固；警察則使法之必行而祛積弊。無此而徒議變法，無益也。此爲先生變法圖強之根本主張。後此之銳意興學，志不少懈，卽實行此種主張也。

五月，先生撰自題變法條議後詩八章。

先生移書武進金武祥，索其所著筆記。

秋七月，溫州知府王琛改中山書院爲溫州府中學堂，延聘先生及永嘉余朝紳（筱璇）爲總理。

溫州府屬各縣學堂次第成立。

先生敍平陽劉紹寬（次饒）東瀛觀學記云：吾郡學堂之開，始於壬寅，諸邑次第興擧；瑞安先成，而平陽樂淸次之。

又先生有與劉氏書數通，言興學事，節錄如左：

一

敝里刻亦議開學堂，而苦乏貲，弟更歷事變，萬事灰心，媿未能力贊其成也。貴邑學堂，和卿兄不審如何籌商？恐林太尊未必慨允撥費，則亦仍是畫餅耳。更法雖已見諭旨，而擧辦仍未見踴躍。中國通患如是，眞不瘳之痼疾也。

二

敝里蒙學……大致以敎里中子弟識字，幷以淺近算學，西藝，體質諸學，導之涂徑，無甚高論也。

至縣學堂亦已議定開辦，……功課則以經史，掌故，西政，西藝，輿地，算學七門爲大綱。……七月作策論一篇。洋文則西文教習講授言語文字，幷及體操，於中西門徑，約略賅備。但能否切實奉行，尙無把握。……弟頃苦小極，又以籌議學堂，衆謗羣疑，紛然四集，繁冗萬狀。

三

敝堂開辦數月，西文甚有進步，中文却未有把握。改良之說，亦未可必。大抵敝里習氣虛憍，求高之意多，切實研究之心少，此中病根，眞不易治。

福山王氏出所藏古器物淸夙債，甲骨最後出，悉售與丹徒劉鶚鐵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零三）　五十六歲

春二月，先生重訂毛公鼎釋文。

案三代重器存於今日者，器以盂鼎，克鼎爲最鉅，文以毛公鼎爲最多。此三器皆出道光咸豐間。一時學者競相考訂：嘉興徐同柏，海豐吳式芬，吳縣吳大澂及先生，先後有作，文字可讀者十日八九。嗣後王國維撰毛公鼎考釋，從善匡違，遂集諸家之大成。

三月，先生及余朝紳辭溫州府中學堂總理職。

先生從張之綱許，假得陽湖楊葆彝墨經校注。

夏六月，先生撰古籀餘論二卷成。

古籀餘論後敍云：甄錄金文之書，自錢唐薛氏書外，近代惟儀徵阮氏，南海吳氏，最爲精富，倉籀遺跡，粲然可尋，固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余前著拾遺，於三家書略有補正，近又得海豐吳子苾侍郎攟古錄九卷，搜錄尤閎博，新出諸器，大半著錄，釋文亦殊精審。儀徵南海，信堪鼎足。攬涉之餘，閒獲新義；又有足正余舊說之疏謬者，幷錄爲二卷。蓋非第偶存札樸，抑亦自資砭焫矣……余年逾五十，多病早衰，目力腦力，咸遠不逮昔矣。大抵余治此學，踰卅年，所親拓墨亦絫千種，恆耽玩篆勢，審校奇字，每覃思竟日，輒萬慮諸忘，眇思獨契，如對古人。不意過眼雲烟，倏成陳跡。

章炳麟孫詒讓傳云：自段玉裁明說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識補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益繆體滋多於是矣。詒讓初辨彝器情僞，擿北宋人所假名者，卽部居形聲不可

知，輒置之；卽可知審其刻畫，不跌豪釐，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

案敍云「每覃思竟日，輒萬慮俱忘，眇思獨契，如對古人。」此種硏究精神，眞堪欽佩，後學之者，當奉以爲圭臬也。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敍云：「積思若痗，雷霆不聞，操觚在手，寢饋或廢。」意與此同。

淸廷開經濟特科。吏部尙書張百熙，工部尙書唐景崇，兩湖總督張之洞，交章薦先生，以病未與試。

先生移書仁和邵□□仲絅，假嘉靖本周禮鄭注。

先生撰無錫沈儷崑富强芻議敍。

秋七月，先生撰秦大醜權拓本跋附記。

八月，劉鶚以所得甲骨文字選拓千餘片，爲鐵雲藏龜六册。

冬，瑞安縣中學堂發生糾紛。

先生甲辰冬覆劉紹寬書云：「承詢敝邑學堂事，客冬以來，謗議紛起，原因有二：一，因科舉迂腐之士，本不喜學堂，借此傾軋；二，因西文生要留西文敎習，不得而慍慍者，并集，遂有此譸聒。幸開堂

以後，舍長林養素[illegible]辦理認眞，尙足自立，學生亦漸多，浮議雖未盡息，卻無能爲也。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　五十七歲

春，先生重校周禮。

嘉靖本周禮鄭注跋云：余著義疏，於鄭注咸依嘉靖本爲正；然鄉者僅據黃校本，而略以阮記及他宋槧補正其挩譌。今以明刊詳校，乃知黃本之不盡足據……今春多暇，竭兩旬力校竟，歸之伯絅。因略記其舛互諸條，以識黃本之誤，藉以自識疑眩。

先生重校墨子閒詁竟。

墨子閒詁跋云：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逕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確，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塍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册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假錄。

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累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創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讐未審，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假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幷刪簡補錄入册。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耶！甲辰春，取舊寫別册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幷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希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

案近代墨學大昌，著述如林，書中誼蘊，闡明殆盡，然其說多自先生發之，後人不過竟其緒而已。先生重校是書，希望後之學者加以補正，以現在成績觀之，今之學者，可謂無負於先生矣。

先生撰籀文車字說。

籀文車字說云：考金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不徒可正說文之譌，且可考正古駟馬車制。茲略釋之：蓋金文車字……作𨏥。諦審其形，左兩⊕象兩輪，旁兩畫象轂耑之鍵，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於兩輪與軸午交者輈也，輈曲爲梁形，前出而連於衡，故右爲丯形。長畫與輈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歧如半月者，軏與軶也。蓋衡縛於輈，軏縛於衡，而軶又縛於軏。

案以象形文字比證古代器物，因以考明其制度，爲考古學上重要之方法。大抵器物可分二類：一，器物現存，足資比證，如矢，鬲，豆，脅之類是也；二，易朽之物，後世無傳，如車制，其俎形是也。前者較易爲力，後者必用推索之功。先生之釋車制，王國維之說俎形，證之詩書，考之禮制，皆能遙契冥符，實爲考古學上重要之著作。

冬十一月，先生撰契文舉例成。

契文舉例敍云；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年，所識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賞鑒家所臻楬爲商器者，率肊定不能確信。每憾未獲見眞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册。案指鐵雲藏龜 不意衰年，睹茲奇迹，愛翫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複緟者，參互審繹，乃略通其文字。

王國維云：此書雖謬誤居十之八九，然篳路椎輪，不得不推此矣。

案先生撰是書畢，即以原稿寄呈端方。辛亥國變，端氏死難蜀中。其後家道中落，遺藏散出。民國五年丙辰冬王國維得其稿本於滬肆，因寄羅振玉，刊於吉石盦叢書中，其書始顯於世。

先生撰改紅封爲櫃完以其羨餘充學款議。

瑞安學界同人，因經費支絀，商之紅封各戶，一律照民間櫃完價完納，提櫃價之贏羨以助學款。集議數次，未能決定。先生撰是議，共八條，（應提者四，無可難者四。）以釋羣疑。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零五）　五十八歲

春二月，先生與同志於溫州開設瑞平化學學堂。

記瑞平化學學堂緣起云：不佞曩與同志撢研西藝，流覽新譯各書，深知斯學之體精而用博，而若無堂舍以資其聚習，無器質以閱其考驗，故略涉其藩而未能深窺其奧窔。爰與平陽楊君慁慶、吳君霽菴、同邑金君遯菴，籌議集資千金，於郡城開設學堂，廣購書籍與夫金石藥劑，萃闔郡之學人志士，相與切磋講貫於其中，將博考精研以通其理而達其用，而後起之俊傑有志於斯

學者，亦有所津逮。

三月，溫屬六縣士紳發起創辦溫處學務處，開會成立，公推先生主持一切事宜。

俞樾移書先生，贈書集曹景完碑禮帖及新刻詩冊各種，先生覆書伸謝。

先生撰劉紹寬東瀛觀學記敍。

夏，周禮正義刊成。

秋七月，溫處兵備道甯鄉童兆蓉紹甫卒。先生為撰神道碑及墓誌銘。

八月，清廷明令停止科舉。

京師大學堂聘任先生為教習，不赴。同時被聘者，有武進屠寄敬山，亦江南名宿。

冬，溫處學務處遷入溫州校士館，故稱溫處學務總匯處。由發起人稟請溫處兵備道，轉詳浙江巡撫立案；並札委先生接充總理。於是有創辦師範學堂之議。

章梫孫詒讓傳云：三年之間，兩府中小學堂增至三百餘所；所籌經費，均與地方官紳切實規畫而得。

十一月，先生撰名原成。

名原敘云：余少嗜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譔錄。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確證。最括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逮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敝，苟趨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省而反諸簡。其更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嗜異，或襲非成是，積久承用，皆爲科律。故歷年益遠，則譌變益衆；而李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戹。蓋秦漢間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假忞爲文，與寍形近，而書大誥曰寧考，寧王，前寧人，寧武，則皆文之譌也。古文有載市，即禮之爵韠；又有載字，當爲爵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俅俅，載則載裁之假也。庸古文作𩫖，與啟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土田倍敦，則附庸之譌也。書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尚不無舛駮，斯之學識度未能遠過三君，而乃奮肊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恉，甯足貴耶？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抵象形字與書績通，隨體詰詘，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

聲字，則字母相檢，沿譌頗尟，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鍇說。為例又至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舉，而假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古文假借至多，茲不遑論。今略摭金文，龜甲文，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省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辜駁，不能備也。世變方亟，兹學幾絕，所覬石金瑑刻，日出不窮，倉沮舊跡，倘重見於人間，後之治古文奇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微恉，或得冥符於萬一爾。

劉師培名原敍云：先生少耽倉雅，博綜名言，上紬初文，迹其蛻化，以為許書小篆，實准秦文，略見遠源，惟賫古籀。顧所攈摭，猶有未備，重文千字，名或弗瞻，又現存之字，疑眩難一。是由竹帛易書，錯其形兆。深維廢絕之缺，宜有理董；爰徵名勒，旁綜龜書，摭彼殊文，通其瑑兆，成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契文舉例若干卷。其例略七篇，別為茲錄。所以審踳迒之跡，著渻變之原，敍錄具存，義例可睹，固無得而述矣。惟是金文譜錄，肇始宋初，亦越今茲，龜文斯顯。綜其著錄，或背貞觀，寧以達儒，蔽斯近跡。顧復嗜奇之癖，竊附揚雲，正讀之功，下儕張敞。是其微恉，固自有在。蓋以西州漆簡，常佚人間；東觀中文，寂寥曠世。自斯學者，頗喜野言，啓發地藏，猶瘉求野。誠使數文相準，形義可說，

定其可知，以俟百世。上規廣書觀象之經，下裨周史論名之治。是亦廣業所深貿，博文所不廢。故其撰述約以六書；察言區蓋之閒，獨窮昭明之術。昭精聲畫，則比類有徵；分別部居，則率履不越。若情僞較著，形檢所窮，盧眩名實，率從蓋闕。俾夫下學啓考文之緒，儒者識立說之效，擅雕蟲者悔其小技，惑虛造者懲夫鬻壁。信夫好古博物，見疑不惑者矣！其有檢迹近藏，會心祕眇，亦猶壁書晚出，闡自鄭君；汲簡孤文，證於郭璞。雅達廣攬，其詣一焉。

案晚清之際，古文字學有名著二：一爲吳大澂之說文古籀補，二則先生所撰之名原也。吳氏之書，綜合古器銘識同文異體之字，依說文部勒之，賅博精審，世有定評矣。先生之書，大抵取甲骨，彝器等文，會最比屬以相參證。意在探文字制作之原，及其流變之故，雖瑕瑜互見，是非錯出，然剖析研究之端，實自此書開之。學問之道，前修未密，後出最精，殆成定例。是先生此書，補苴闡發，不能不有待於今之學者矣。

又案先生揭櫫文字形態變遷之原則如次：

書契初興，形必至簡。迨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

極而微，苟趨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簡而變繁，繁而復簡，驟觀之，似能說明其變遷。然混文字形態之多少與繁簡爲一談，實蹈界域不清之弊。蓋增益漸繁爲橫的問題，（多少）苟趨急就爲縱的問題，（繁簡）根源雖相牽連，現象卻須分別。（說本聞宥。）大概變遷原則，當如左表，較爲恰當。惜先生墓木已拱，不能起而與之商榷也。

- 文字形態之變遷
  - 由少化多（橫）
    - 原因
      - 構造原則之變遷
      - 音義二者之分化
    - 現象——一字析爲數字
  - 由繁趨簡（縱）
    - 原因
      - 人類自然之要求
      - 事物環境之改換
    - 現象
      - 漸簡
      - 頓簡

又案張謇撰先生墓表，列其遺著，有大篆沿革考一卷，疑卽此書初稿之一部分。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零六） 五十九歲

學部奏派先生充二等學部諮議官。

夏四月，清廷裁撤學政。各省改設提學使司，歸督撫節制。

浙江提學史支恆榮聘先生爲學務議紳。

溫處學務總匯處創辦溫州師範學堂，省委先生兼充總理。

秋七月，清廷下詔，預備立憲，

八月，先生以小學需格致教員甚亟，遂於師範學堂試辦博物講習所一班，定一學期畢業。

德淸俞樾卒。年八十八，

陽湖費屺懷卒。

案先生曩昔治學朋儕，至是死亡殆盡。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零七） 六十歲

春師範學堂續辦理化講習所一班，仍定一學期畢業。

章炳麟移書先生，存問起居，並贈新方言一帙。

溫州人士瓶辦圖書新社，先生與呂文起各捐巨册助之。

先生重定墨子閒詁十五卷，目錄一卷，附錄一卷，後語二卷。

黃紹箕墨子閒詁跋云：往讀鎮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尚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删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逡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槧俗書，重貤悂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覯。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漏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尚書大傳敍曰：聲音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所謂間者，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間，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桼文例以逡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淹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

注淮南全袠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末」也。

案先生重定是書後越三歲，（宣統三年庚戌）其家始付剞劂。校字之役，王景義任之。王氏并錄平日所獲聞於先生者，別撰墨商一書，凡三卷，其中亦多精論。民國十八年，刊於敬鄉樓叢書二輯中。

秋八月，先生覆章炳麟書，贈周禮正義一袠。

先生覆章氏書云：楠敬疏闊，殆近十稔；遐睎滄波，深用悵惘。頃忽誦手畢，并示大著新方言，抃荷無量。禹域大勢，至是可爲痛哭。曲園丈亦悲宿草。弟索居尟懽，無復輯述之興。禮疏鑄版數載，近始印成，謹以一部奉政。脫誤甚多，未遑校改也。……

大著略讀數條，精審絕倫；容再細讀尋繹，或有臆義，當續錄奉質。弟桑榆暮景，意思蕭槭，腦力大減，不耐深沈之思。近惟以研甄古文大篆自遣，頗憤外人著文明史者，謂中國象形文已滅絕。頃從金文，龜甲文獲十餘名，皆確實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爲名原七篇，竢寫定，當寄質大雅。

案章氏時遠難日本，先生此書至戊申五月始達，比章氏再作覆書，未及寄而先生已捐館舍矣。

先生六十誕辰，里中親舊，擬稱觴祝嘏。先生撰辭壽啓，徧告戚友。

冬十月，閩省士民公推先生爲教育會長。

禮部開禮學館，當局擬任先生爲總纂，頻催就道，遲遲未赴。

七子延灝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零八）　六十一歲

春，先生著學務本議四則，枝議十則。

先生著學務本議四則，枝議十則，上諸學部，以明教育興革之要。舉凡溫州各學堂，省立者有師範及中學，縣立者瑞安中學，各縣高等初等小學，自壬寅至戊申，先後七年，巡視所得，均著於篇。

江浙鐵路議起，至貸款於外人，浙中士夫爭請歸商主辦，先生首輸萬金。

八子延著生。

夏四月，先生患風痺。

先生驟患風痺，延醫診視，均謂以息心靜養爲宜。先生興學不少懈，又時時語其門下客云：先君

子永嘉叢書雖經詒讓校定付梓，而海甌逸聞僅成甲集，餘如儒林，文苑，名臣，隱逸等門，卷數未分，邪為恨事。詒讓自著，如六厤甄微，尚書駢枝，成而未刻，名原，契文舉例，前以原稿寄示端午橋方，家藏副本，篆文不完，皆非我手定不可。老病催人，奈何！門客慰以吉語。

五月二十二日，先生卒。

先生卒後，赴告四方，同聲歎息；浙中各學堂，均停課追悼。

□月，葬於永嘉南湖。

南通張謇為撰墓表。

秋，翰林院侍講錢塘吳士鑑絅齋奏請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從之。

附錄

孫氏著述目錄表

張謇撰墓表	吳士鑑奏摺	章炳麟撰傳	章梫撰傳	清史稿	其他	備考
周禮正義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周禮政要	同上		同上			光緒壬寅瑞安普通學堂刊行
墨子閒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初本光緒卅年刊行定本宣統二年刊行
尚書駢枝	同上	同上	同上			民國十八年刊行
逸周書斠補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大戴禮記斠補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古籀拾遺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九旗古義述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六厤甄微	同上	同上	同上			未刊
名原	同上	同上	同上			刊行年代俟考
契文舉例	同上	同上	同上			民國六年刊行
廣韻姓氏刊誤	同上	同上	同上			未刊
札迻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永嘉郡記集本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大篆沿革考						未刊
宋政和禮器文字考						光緒十七年刊行附古籀拾遺後
周禮三家佚注						先生手定付刊
溫州經籍志						民國四年刊行
四部別錄						未刊

溫州古甓記						民國十八年刊行
百晉精廬碑錄						未刊
溫州建置沿革表						未刊
籀高述林	同上	同上				民國五年冬刊行
		經迻				未刊
		古籀餘論				民國□年張揚校刊
					白虎通校補	未刊
					浪語集札記	未刊
					東甌金石志	嘉善戴咸弼撰先生校補光緒二年刊行
					林亭詩集校	未刊
					籀高遺文	民國十五年陳準輯刊